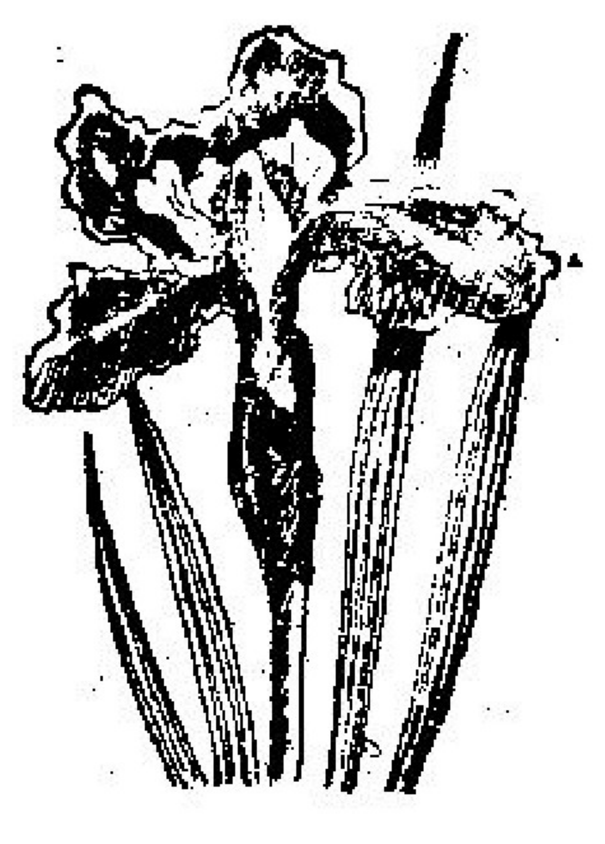


初期多黨政治的回顧與檢討

李時友

中國政黨政治史約可分爲兩大時期：一爲民元至十六年的多黨政治或議會政治時期；一爲民十六以後國民黨之一黨專政時期，此一時期以憲政實施還政於民而告結束。中國政黨政治從此將重新轉入多黨政治與議會政治的形態，今當憲政前夕，我們實有重溫初期多黨政治的歷史以檢討過去策勵將來的必要。

一　初期多黨政治的演化

溯自甲午中日戰爭我國失敗以後，國內有志之士，咸有國是日非之感，主張立謀革新，及日俄之戰，俄國又遭失敗，國人僉信專制政治已成過去，立憲潮流不可遏制，朝野上下，羣議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當時對於革新運動有「立憲」與「革命」之分，遂開革命黨與立憲黨的先河。自此即爲錯綜複雜之演化，至十六年而發生一大轉變，在此一時期中，政黨在政治上所表現的形態，可劃分爲五個階段。

第一、政黨結胎階段（淸末。）我國近代政黨的結合首推 孫中山先生甲午秋（光緒二十年民前十八年）在檀香山成立的興中會，其宗旨在：「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衆政府。」乙巳（光緒三十一年民元前七年） 孫中山先生有歐洲之遊，回抵東京以後，與黃興、陳天華、張繼、宋教仁、宮崎寅藏、內田良平等，籌組革命團體，於七月三十日假東京赤阪區虎之門、黑龍會爲會場，決議成立中國革命同盟會，簡稱中國同盟會。選舉 孫先生爲總理，自此以後，興中會的精神即寄存同盟會中。不過在淸廷顚覆以前，因爲逼於淸廷的淫威，該會在國內僅爲秘密的組織，民國建立以後，始由東京遷滬，成爲公開的政黨。

除上述革命派的政黨組織而外，復有立憲派政黨的組織，它導源於戊戌維新運動，以康有爲爲中堅，於光緒二十四年（民元前十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粵東會館設立保國會，以君主立憲爲宗旨。然而維新運動不旋踵即歸失敗，康、梁倉促出走，倖免於死。保國會遂無形消滅，惟其精神則寄託於政聞社。政聞社係光緒三十三年（民元前四年）陽曆七月十七日成立於東京、神田錦輝館，以梁啓超、蔣智由、陳景仁爲

中心人物，本爲君主立憲的政團，祇因清廷惑於「保皇帝不保太后保中國不保大清」的謬言，成立未及一年，即被清廷封禁宣告解散。

在清末形式上成爲公開政黨的要算由預備立憲公會演化而成的憲友會。預備立憲公會是以江蘇張謇，浙江湯壽潛爲領袖的，爲漸進立憲主義者的集團，對於速開國會請願，頗爲出力，故又名國會請願同志會。洎宣統二年（民元前一年）資政院成立後，該院中由各省諮議局所選出的議員，如雷奮、許鼎霖等，和勅選議員臭味不同，乃集合院內外同志組織憲友會，號稱民黨，以實現君主立憲及責任內閣爲職志。勅選議員爲對抗憲友會起見，也組織一個憲政實進會，以勞乃宣、陳寶琛、趙炳麟爲首腦，時人以保守黨目之。另有一部分人士，則組織一個辛亥俱樂部，其中有欽選者，亦有民選者，以趙椿平、陳懋鼎、易宗夔、牟琳等爲主幹，時人以官僚黨目之。要之，三黨都主張君主立憲，惟憲政實進會與辛亥俱樂部爲純粹官僚團體，到清帝被推翻，便全歸滅迹，祇有憲友會，可算爲後日進步黨的前身。

第二，政黨林立階段（民元初）革命黨武昌起義之旗既舉，先後響應者有十七省，及南京政府成立，共和國體遂告確定。在此數月間，革命派的同盟會，起了極大的變化：其一是由秘密而公開，其二則爲內部的分化。原來當時的革命黨員，大多不懂得三民主義，心目中祇有狹隘的民族主義，大家以爲滿清既倒，則民族革命的目的已達，毋庸再談革命了，基於這個緣故，分化作用便隨之產生。當時除同盟會的本身仍存在外，章炳麟一派分離組中華民國聯合會，湖北一派如孫武、藍天蔚、劉成禺等則分離而與張伯烈、饒漢祥等擁黎元洪而組民社。

當時立憲派的憲友會亦因時推世移而分化，湖北的湯化龍，與福建的林長民等，組織共和建設討論會。直隸的孫洪伊等組共和統一黨。籍中寅、周大烈等則組國民協進會。

其他小黨尚有：一、陳錦濤、徐謙、許世英、牟琳、陳鑅等以伍廷芳爲會長的國民共進會。二、溫宗堯、王人文等以岑春煊爲名譽總理的國民公黨。三、董之雲等的共和實進會。四、張國維等的民國公會。五、潘宗堯、潘鴻鼎等的國民黨。六、李懷霜的自由黨。七、江亢虎的社會黨。以及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等法團出現，綜其數目，一時竟達三百有奇，然其中多非政見或主張的結合，一部分且爲封建餘孽、軍閥官僚、政客流氓等爲私利而會聚的集團，所以都如曇花一現，轉眼便不見了！

第三，兩黨對峙階段（民元杪至民二）自從中國同盟會與憲友會兩大政黨分化以後，因爲一部分同盟會黨員的少年氣盛，各黨爲謀對抗，於是又開始化合。第一步爲中華民國聯合會與預備立憲公會領袖張謇等以江浙人爲中心，聯合組織統一黨。第二步是統一黨又與國民共進會、民社，聯成共和黨。此時共和建設討論會與共和統一黨，尚未積極活動，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中，爲同盟會與共和黨對峙之局。同盟會以民權黨自命，共和黨則以國權黨自居；同盟會對袁世凱設法謀防制，共和黨則竭力謀擁護；同盟會詆共和黨爲御用黨，共和黨則詆同盟會

爲暴民黨。但事實上，因爲共和黨有袁世凱、軍閥、官僚之支助，故院內行動爲共和黨所操縱，於是乃有第三步的大化合。原來當時介乎「民權黨」與「國權黨」之間的還有一個第三黨，卽統一共和黨是。以谷鍾秀、張耀曾、歐陽振聲、殷汝驪、彭允彝、吳景濂等爲要角，擁蔡鍔、王芝祥爲領袖。那時民黨的名士章士釗，發起「毀黨造黨」之說，主張國內所有各黨一律毀棄，大家相互研究，棄小異而取大同，求出一個大同大異之點來，造成對立的兩大黨，以爲實現責任內閣制的基礎。同盟會主要幹部宋教仁，所抱持的政治理想，恰與章說契合，且亦爲他黨人士所贊成，宋氏乃運用個人交情，與統一共和黨人士相提攜，至元年八月，同盟會便與統一共和黨，及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等幾個小黨合併而改組國民黨，是爲國民黨的大化合。

當同盟會與前述各小黨化合爲國民黨的時候，共和黨雖然吸收了民國公會，和潘記國民黨兩個小黨進去，章炳麟派的統一黨卻反離而獨立。而前由憲友會分化的共和建設討論會，和共和統一黨則合併爲民主黨，是時梁啓超返國，乃加入而爲該黨領袖，旋又吸收了共和俱進會、共和促進會、國民新政社幾個小黨，是爲民主黨的大化合。

第一次正式國會議員選舉的結果，國民黨大獲勝利，衆議院五九六議席中佔二六九席，參議院二四七席中佔一二三席，與之競選的共和黨、統一黨、民主黨，爲謀在國會內對抗國民黨起見，在袁世凱之支持下，於民國二年五月，合併爲進步黨，這又是進步黨的大化合。

經過了幾次大化合，各小黨均分別集結於國民黨與進步黨兩大壘中，兩黨對峙的局面於焉形成，這似乎是中國政黨政治的全盛階段，但可惜各分子合而未化，彼此猜忌利用，並不能形成強固的政黨。

第四、政黨掩息階段（民二十一月至民五八月。）國民黨既爲網羅各方份子而成，故異日的分裂乃必然的結果。在第二次革命以前，政友會、相友會，皆自國民黨退出而別爲組織，及贛寧革命事敗，黨中激烈派，則南下加入討袁軍，主客異地，衆寡懸殊，進步黨的勢力漸起。當時袁世凱則深恐進步黨的羽翼豐滿，不易操縱，又命梁士詒組織新御用黨，是爲公民黨，其目的在牽制進步黨，進步黨的民權主義份子，則憤然與國民黨提攜，組織新民黨，是爲民憲黨，隱與公民黨相對抗。自民國二年第二次革命失敗後，國民黨的激烈派，固受「成王敗寇」史例的支配，慘遭時論的譏評，而殘留北京的穩健派，亦隨之蒙受影響，然尙欲藉憲法起草委員會的多數，謀利用機會，制成憲法，以制限大總統的權力。袁氏早見及此，所以在就任正式大總統職後，首先便解散爲國民黨所佔據的國會，二年十一月四日並下令奪回國民黨議員當選證書及徽章，以謀根本的解決，以積極發展個人獨裁政治的企圖。此時國民黨既因袁世凱的忌視而遭解散，他方面進步黨早受制於袁氏的壓力下，且大勢所趨，亦祇好銷聲匿跡。而且當時政黨爲議員所獨佔，沒有非議員的黨員，所謂政黨不過爲議院中的政團。現在議員既無活動的餘地，中國政黨乃一時轉入掩息的局面。

第五、多黨再現階段（民五八月至民十二北伐前夕）袁世凱解散國會以後，先之以政治會議，約法會議的召集，繼之以籌安會、帝制請願團的泡製，帝制成功，即在旦夕，共和國體，岌岌可危。於是共和之士，謀爲推倒袁世凱的大團結，發動第二次的革命。雲南義舉既起，各省先後響應，袁氏迫於大勢，含憤而死，由黎元洪依法繼任，共和再造，政黨活動，又老店新張，積極開展。

當時政黨綜其大端有兩方面：一爲舊國民黨系的憲政商榷會，他方面爲舊進步黨系的憲法研究會，及憲政討論會，憲法協議會以下的許多小黨。民五歲杪，憲政商榷會歧裂爲四派：1.爲張耀曾、谷鍾秀派之政學會；2.爲國民黨穩健派之益友社；3.爲國民黨激烈派的丙辰俱樂部；4.爲孫洪伊、丁世嶧派的韜園系。民國六年六月初旬對德參戰問題，又引起國內爭議的浪潮，政黨因爲「贊」「否」的不同又顯然分爲兩派，贊成的爲舊進步黨及官僚系，反對的爲國民黨。分析言之，其時韜園派、丙辰俱樂部與益友社各一部分人合組民友社，以反對對德斷交爲職志，而擁黎元洪總統爲後援，與之表同情者有丙辰俱樂部、政餘俱樂部、益友社、政學會四政團。另一方面憲法協進會之十一政團則合組中和俱樂部，以贊成對德宣戰爲號召，而戴段祺瑞內閣爲護符，與之表同情者有憲政研究會及憲政討論會兩政團。

因爲對德問題有兩個不同的意見對立，不得解決，段祺瑞因而免職，遁跡天津，黎總統亦被迫而解散國會，不久復辟作亂，黎總統去位，馮國璋繼任大總統，仍由段祺瑞掌閣揆，另行選舉新國會。此中政黨以安福俱樂部爲絕對之多數黨，此外尚有交通系、新交通系、研究系、討論系四政團。後來安福系一小部分人和其他超然派議員，又合組了一個己未俱樂部，目的在擁護徐世昌、靳雲鵬而與段祺瑞、徐樹錚相對抗。同時南方亦成立軍政府，一部分南下議員在廣州召集非常國會，隨而有護法國會之名，以與北方對立，時人稱舊國會。其中以益友社系爲多數黨，此外尚有政學會系、民友社系及新補議員的新新俱樂部。

民國九年夏秋之交，南方軍政府分裂，議員四散，北方則因直皖戰爭的結果，安福系敗亡，新舊國會兩歸停頓，政黨的活動，在表面上是一時寂然，骨子裏則積極工作，爲重爭政權的準備。十一年直奉再戰，結果徐世昌下野，南方因陳炯明叛變，孫中山先生棄大總統職，北方將士也以護法相號召，希望全國統一，於是黎元洪再復職，是爲法統重光。八月一日召集國會，政黨隨而復活，當張紹曾內閣總理同意提出國會時，大小政團達三十八個之多，內中稍著名的有民憲同志會、新民社、全民社、壬戌俱樂部、政學會、民治社、討論會、憲法研究會、中國國民黨、滇南寄廬、西北議員俱樂部、憲法學會、二班改選議員俱樂部、蒙藏議員俱樂部等十四政團，其他政團，有以門牌號數名之者，如報紙街十八號、石附馬大街三號、化石橋五十六號……等；有以同鄉爲基礎者，如江西議員俱樂部、廣西議員公寓、江蘇議員俱樂部、浙江議員俱樂部、吉林議員俱樂部等，名目繁多，光怪陸離，一人甚且列名三四政團，不以爲怪。洎十二年

曹錕積極進行賄選以後，分頭派人向議員示意多組新黨，一時政團增至四十有奇，及六月十三日黎元洪去職，經內閣攝政三月，曹錕賄選如期完成，在此期間國會中政黨超出五十以上，較舉世多黨的法國，可無愧色。大選成功以後，曹氏對於國會頗有「狡兔死走狗烹」之意，乃下令左右親信組織憲政黨，企圖操縱國會，而反對方亦擬合組一黨，以資抗衡，詎料組黨未成，而衆院院警已撤，吳景濂負傷於午夜逃天津求援。吳氏出走以後，民憲同志會雖仍繼續活動，然未幾東南、東北戰端肇啓，全國陷入軍事勢態中，政黨無復活動的機會。及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合兵倒曹，曹遂解職，迎段祺瑞入京執政。

段之執政也，先命王揖唐通電解散安福俱樂部，以絕新國會召集的希望；繼命章士釗檢舉賄選議員，以阻舊國會的繼續活動；終以民國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下令取消法統，以斷拒賄議員之種種要求。至此政黨活動之大本營已根本推翻，而中國的政黨政治亦不得不發生激變，另闢蹊徑，是即為中國國民黨的一黨專政。

二　初期多黨政治的檢討

基於以上的敍述，我們知道自同盟會以革命的手段推倒清廷建立民國以後，十六年中的議會政治始終陷於多黨紛爭的局面，徒擁民國之名，未見民國之實，徒受政黨之害，未聞政黨之利，綜其流弊之大者，約為三端。

第一、政黨為私利的結合而非政見的結合。在此十餘年中，政黨並非確定的強固的組織，一個人今天可以獨立組黨，明天可以併入甲黨，後天可以投入乙黨，而此所謂獨立也併入也，莫不以私利為前提，以意氣為根源。並且同是一黨，今天可接受甲黨津貼，擁甲黨而倒乙黨，明天又可以收受乙黨賄賂，反過來擁乙黨而倒甲黨，昨是今非，朝秦暮楚，例如在民初最早不過同盟會與憲友會兩個組織，其後分化的結果，一時竟達三百餘政團，頗具力量者，亦不下二三十。然而因為袁世凱的拉攏，不數月即又成為國民黨與進步黨的對峙，而此對立的形勢，不旋踵又歸消滅。又如十二年因為曹錕賄選總統，政團之數達四十有奇，大選告成之前夕，更增至五十以上，分析起來，此一時期結黨之原因，有為同鄉關係者，如保系、津系、安福系，及某某省議員俱樂部等；有為官僚集團者，如研究系、政學系；有為一時意氣者，如倒孫派、驅黎派；有為軍閥附庸者，如擁袁派、擁曹派；有為金錢關係者，如在曹錕賄選成功以後，因為保系津貼停止，三五成羣的小黨，不能維持獨立，適吳景濂與高凌蔚二人各挾其財力，競爭擴黨，小黨的領袖人物，竟認為奇貨可居，同時向兩方面接頭，最後勝利，操之於財力雄厚的一方，凡此種種卑污，不勝枚舉！

因為黨派的結合非出於主張與政見，所以黨員都隨金錢的吸引而游移，隨意氣的轉換以變節，因此一人兼跨數黨，視為家常便飯，恬不為恥！考黨員之跨黨，有非出於本人之意思者，如被擁戴的假領袖是。擁戴者在利用他的面子作裝飾品，被擁戴者則礙於情面，以掛名作應酬；

有出於本人之原意者，乃以政黨為競私權牟私利的工具，為狡兔三窟之計。例如第一屆總選國會的結果，據日人西田耕一在民國二年一月於上海日報所撰中華民國之政黨及其將來一文中統計，兩院議員八百七十八人中除七十人無黨外，跨黨的有一百八十五人。到洪憲帝制推倒以後，則視潔身忠黨者為迂腐愚蠢，寖且視跨黨為榮譽與能幹矣。

孫中山先生對當時政黨腐敗的情形，在十二年十一月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上曾慨嘆地說：「中國政黨，言之可羞！暮楚朝秦，宗旨靡定，權利是敵，臣妾可為。」又說：「……軍閥橫行，政客流毒，黨人附逆，議員賣身，有如深山蔓草，燒而益生，黃河濁波，激而益濁。」謝彬寫民國政黨史，描述更為具體。他說：「自民初迄今（按指民國十五年）政黨之產生，舉其著者亦十數，其真能以國家為前提，不藐視法令若弁髦不汲汲圖擴私人權利者，能有幾何？而聚黨徒，廣聲氣，恃黨援，行傾軋排擠之慣技，以國家為孤注者，所在多有。爭之不勝，倒行逆施，調和無人，致愈激烈而愈偏宕；即持有好政見者，亦為意氣所蔽，而怪象迭出，莫知所從。蓋吾國人對於政黨政治之觀念極為薄弱，政黨之結合，初不以政見也，或臭味相投，或意氣相合，質言之，情感的結合而已，然此猶其上焉者也。其下焉者，權勢的結合而已！金錢的結合而已！」這兩段引證，益足以證明此一時期政黨流弊之菱蔓橫溢也。

第二、政黨間不是以政綱相爭，而僅以政綱為空洞招牌。政黨既然不是政見的結合，則政黨與政黨的競爭，便天然的不是政見之爭，每一個政黨不過照例提出幾條政綱作為空洞的招牌而已！原來在清季革命黨與立憲黨的對立時代，本是有具體主張同顯明旗幟的。後來以清廷既覆，立憲黨維護的目標已失，於是立憲黨的主張已無存在的餘地，寖假而小黨分立，魚目混珠，黨義的異同已難識別，甚至毫無區別。例如民元的同盟會、統一黨、統一共和黨等三大黨並存時，各黨政綱的相異，可謂幾希矣！謹比較論列如次。

(甲)中國同盟會的政綱：

(1)完成行政統一，促進地方自治。(此點在不妨礙中央權限內，其他二黨亦容許。)(2)實行種族同化。(3)採用國家社會政策。(4)普及義務教育。(5)主張男女平權。(謹此一項為他二黨所不取)(6)厲行征兵制度。(7)整理財政，釐定稅則。(8)力謀國際平等。(9)注意移民開墾事業。

(乙)統一黨的政綱：

(1)團結全國領土，釐正行政區域。(後半段異於同盟會)(2)完成責任內閣制。(同盟會未列舉但並不反對)(3)融和民族，齊一文化。(與同盟會二項同)(4)注重民生，採用社會政策。(與同盟會三項同)(5)整理財政，平均人民負擔。(與同盟會七項同)(6)整理金融機關，發達國民經濟。(為同盟會所同意)(7)普及義務教育，振興專門學術。(與同盟會四項同)(8)整理海陸軍備，倡征兵制。(與同盟會六項同)(9)速設鐵路幹線，謀便全國交通。(同盟會贊同)(10)厲行開墾事業。(與同盟會九項同)(11)維持國際和平，保全國家實利。(與同盟會八項同)

(丙)統一共和黨的政綱：

(1)釐訂行政區域，以期中央統一。(2)釐定稅制，以期負擔公平。(3)注重民生，採用社會政策。(4)發達國民工商業，採用保護貿易政策。(5)劃一幣制，採用金本位。(6)整頓金融機關，採用國家銀行。(7)速設鐵路幹線，及其他交通機關。(8)實行軍

國民教育，促進專門學術。(9)刷新海陸軍備，採用征兵制度。(10)保護海外移民，厲行開墾事業。(11)普及文化融和國內民族。(12)注重邦交保護國家對等權利。

中國同盟會與統一黨的政綱，已逐條比較，可見其無何異見，至於統一共和黨的政綱，雖但與前述兩黨無異，甚且多兩黨政綱的綜合。總之，三黨的政綱，在形式上雖有條文多寡之別，字句長短之差，然在實質上並無若何不同，而且事實上，統一共和黨老早便與同盟會提攜，統一黨，則先併入共和黨，再併入進步黨，而與同盟會爲政敵。如此政綱相同之三黨，既未合組一黨，又復與同盟會一敵一友，殊爲赫赫怪事！可見當時政見自政見，政綱自政綱，政爭自政爭！三者並沒有一貫的或一致的關係，其所以立黨者在樹個人之派系，其所紛爭者在圖個人之私利，政綱不過是聾子的耳朵，裝裝門面的！

其後同盟會改組國民黨，於是中國政黨一時又呈國民黨與進步黨兩黨對峙之局，雙方所揭櫫的政綱都有變化，項目簡單，用語含蓄，解釋富彈性，因此表面雖屬立異，實際上則未嘗不可求同，玆分別列舉之。

(甲)國民黨政綱：

(1)促進政治統一，(2)發展地方自治，(3)實行種族同化，(4)注重民生政策，(5)維持國際和平。

(乙)進步黨政綱：

(1)採取國家主義，建設強善政府，(2)尊重人民公意，擁護法賦自由，(3)順應世界大勢，增進和平實利。

由此看來，國民黨的政綱較過去已趨緩和，與進步黨立異的，只有發展地方自治一項，而進步黨則主張統一，加強中央集權，故政綱在精神上有集權與分權之不同，然而這種差異，並非先有理論，而後有事實，乃是先有事實而後才造理論。因爲此種主張的背景，是以袁世凱爲對象的，國民黨初非反對中央集權，相反的　孫中山先生後來卻相當主張中央集權，以謀國家的統一，觀乎國民黨以黨治國的理論，即可了然。顧當日之所以出此者，實爲不願集國家大權於梟雄袁世凱之手，以亂國家之根本耳！至於進步黨，則更不是對集權主義的理論及當時國家的環境，有根本的認識，其所以主張集權者，又無非受袁氏一人的指使而已！如此可見當時政黨之主張，實在於對人，並非對事，所謂政綱也者，又不過謀私利之幌子招牌。

自洪憲帝制推倒，以至於曹錕賄選一階段的政黨，則不但視政綱爲招牌，若干政黨、政團甚且根本不提政綱，祇是爲個人的權利官位混戰一場，較過去政綱而無異見，或先有事實後有政綱者，又次一等矣。

第三政黨祇是政客官僚的集團，沒有羣衆基礎。中國人民幾千年以來，在專制政治統治之下，從沒有積極的主動的參加過政治，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便是人民不過問政治的眞實寫照。要到君主暴虐無道，生活逼人達到極度困難的時候，人民才在不得已中揭竿而起，作消極的反抗；又因爲中國社會始終停滯在封建的農村經濟狀態，物質生活，進步迂緩。民國八九年時雖乘歐戰正酣，西人無暇東顧之機，造成一時的工業繁榮，然而這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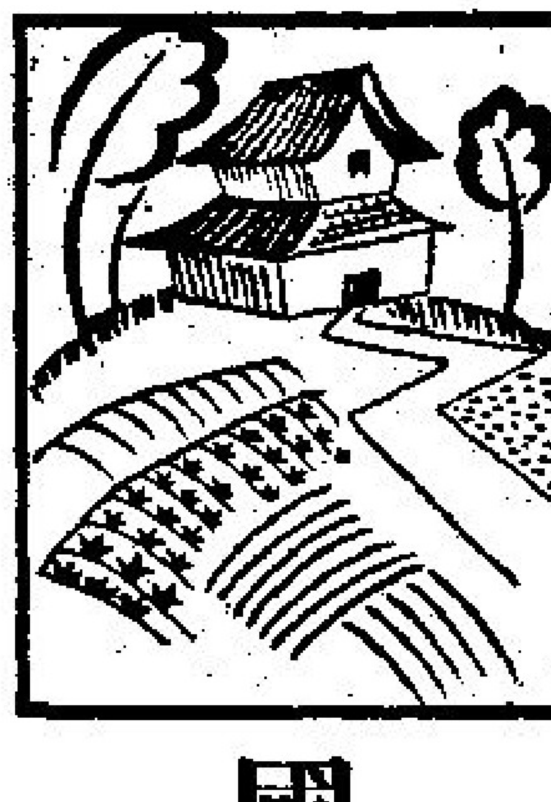
經濟的刺激尚不足以喚起人民的政治覺醒，有此二因，所以當時的政黨完全是士大夫階級的專利品而且有一時期僅爲議員們玩弄的把戲，議員以外旣無黨員，黨員以外便天然的沒有羣衆作基礎了。

不過同盟會有很長一個時期，曾注力於羣衆工作，而且居然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似乎政黨沒有羣衆，是抹殺事實之論。但是深入的細察一下，反滿革命的成功是出於利用民衆消極反滿的意識力量，並不是人民有了政治的覺悟或經濟的覺醒，不單是一般人民是如此，就是當時先進的革命黨員也大多認爲滿清的覆滅便是革命成功，這種狹隘的種族革命的意識，還不脫更朝換代的腐舊觀念，便是中國革命導師孫中山先生最感到頭痛的事體，亦即國民革命失敗的根因。

民初以還，一切的政黨都與人民脫節，人民自人民，政黨自政黨，政黨祇是水上的浮萍，沒有根，沒有蒂，始終游移不定，變化無常，與人民不相關連。政黨原來是民主政治的工具，現在政黨旣沒有民衆作後盾，也不代表民意，當然無論那一黨都不會有成功的希望。但是不幸當時同盟會有一部幼稚的黨員，以革命的功臣自居，驕縱失態，蔑視一切，未免惹起他人的反感，予人以誘惑民衆作消極反對之機。況且革命多年，紛紛擾擾，了無寧日，人民厭亂偷安之念漸萌，懷戀過去「無爲而治」之心油然而生，於是盼望有力者出而安定社會。這種願望的寄託對象便是「袁宮保」，這樣一來，國民黨便首先居於危險的地位，加以組織擴大後內部份子複雜腐敗，革命精神完全消散，終不免於分崩離析，及國民黨衰亡，進步黨亦不復存在矣。

南北混戰時代的政黨，則純然爲個人之私黨，除了什麼韜園、潛園；什麼胡同、大街，什麼系、會等名號以外，黨員心目中便只有金錢同官位，政綱二字固然不提，人民的水深火熱更無人過問，我們覺得這類以私利相結合，以政綱作招牌，更沒有羣衆作基礎的政黨，與近代英美政黨在本質上相去萬里，而與歷代朋黨之禍卻如出一轍，後先輝映，誠民國政黨之莫大汚點！

在國民黨訓政二十年後的今日，國民的政治意識已有若干進步，自毋待煩言，然而過去政黨的毛病在今天仍或多或少，或顯或隱，或著或微的存在着。我們雖然深信歷史是進步的，但是環顧這風雲緊急的政治局面，仍無法過分樂觀，每一個國民都要認清自己的責任，把握自己的權利，每一個政黨的領袖與黨員們更宜深自警惕，接受慘痛的歷史教訓，務必抱定一切以民意爲依皈，以國利爲前提的決心，庶乎未來的憲政，不致成爲初期多黨政治的重演！



國民大會的組織職權及其存廢問題

陳柏心

國民大會的組織，是中國政治制度的一個特色。依據五權憲法的理論，國民大會是代表人民行使四種政權的，政權高於治權，所以國民大會的地位，高於行使五種治權的政府，其性質相當於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這樣一個組織在現代國家的政治制度中，找不出相同的例子。一般民主國家的政府組織，人民代表機關的議會，監督政府並行使立法，都有很高的地位，但都沒有所謂政權、治權的分別，沒有在人民代表機關以下，另外設置立法機構，人民代表機關本身就是行使立法權的機構。中國的政治制度，因為權能區分的關係，變成複雜得多，而政權、治權的機關如何安排才能收運用靈活之效，就成為制憲上的一個重要問題。

五五憲草中的國民大會，以國民代表組織，國民代表由各縣市及其同等區域各選一人為原則。其職權凡六：一、選舉總統、副總統、立法監察兩院院長副院長、立法及監察委員。二、罷免總統、副總統、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長副院長，立法及監察委員。三、創制法律。四、複決法律。五、修改憲法。六、憲法所賦予之其他職權。這樣一個國民大會，是五權治權行使的總樞紐，五院完全受制於國民大會，直接、間接對國民大會負責。這是根據權能區分的原則所擬訂，終於成為反對五五憲草者所集中攻擊的一個目標。

這種制度在理論上與實際上都可能發生下列種種缺點：

一、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種直接民權，應由人民直接行使，國民大會係由人民選舉的代表所組成，由國民大會行使，仍為間接民權，與直接民權的意義不符。顧名思義，直接民權是人民自己行使的權力，如委託他人行使，就不是直接民權。國民大會只是人民的代表，人民除選舉國民大會外，其餘的政權實際是落空了。

二、直接民權的行使，原為補救代議政治的流弊，但國民大會亦為一代議機構，使其駕乎立法院以上，行使創制權及複決權。如果立法院亦由人民直接選舉，則以甲代議制補救乙代議制，由同源選出的兩個代議機關，而有高低之分，成為雙重議會，不僅運用上將發生困難，而民

選的立法機關，並不直接對人民負責，自不能發生直接民權的效用。如果立法院由國民大會產生，則立法院成爲間接又間接的民權，但國大只行使創制、複決等權，又不能顧問普通議會所有的財政權等，人民的政權勢將落空，其影響所及，將造成「政府萬能人民無權」或「政府有權人民無能」的結果，無論那一種情形，都不能補救代議政治流弊的效果。

三、普通民主國家，有一民選的議會，代表人民監督政府，行使立法。國民大會如與立法院並存，國大之權，限於四權，不能議決預算，通過法律，討論政策，則議會之權，自非國大所能行使。而就立法院言，既爲治權機關，自無監督政府之權，是國家將無一有力量的議會來代表民意監督政府，有人稱此種現象爲國會失蹤。蓋立法院由國民大會產生，其背後既無選民，又無選舉區，可說沒有資格代表民意，而其職權又限於通過法律、議決預算等權，則立法院勢將淪於政府附屬品的地位。立法院如不對國民大會負責，但其上有一國民大會行使創制、複決，亦必降低立法院的信用，恐不易完成立法的任務。而此疊牀架屋的二個機關，權責重複，系統不明。國民大會如無限制的行使創制權及複決權，將使國家有兩個立法機關，立法院地位自難鞏固。國民政治能力如果薄弱，直接行使政權固有困難，但增加機構亦不能提高其素質，於事仍屬無補。

四、所謂政府向國民大會負責，國民大會權力表面看來很大，實際上卻未必如是。國民大會使政府人員負責的方法，在選舉與罷免，而總統及立法院長等由二千人左右的國民大會選舉，不足以保持總統及立法機關的尊嚴。至責問責任，限於罷免之一途，此種權限，事實上不應輕於行使，故在政治上未必能起重大作用。至立法司法機關，在執行任務上，除個人違法以外，實際上並無任何責任可負，因此國民大會的存在，不僅人民的政權因以落空，即國民大會的本身亦未必有若何實際權力。

因爲這個關係，政治協商會議的憲草修改原則，對國民大會有重大之修改，一共包括四點：一、全國選民行使四權，名之曰國民大會。二、在未實行總統普選制以前，總統由縣級、省級及中央議會聯合組織選舉機關選舉之。三、總統之罷免，以選舉總統之同樣方法行使之。四、創制、複決二權之行使，另以法律定之。協商會議修改原則內的國民大會，是無形的，僅爲選民在全國各選區行使四權的總稱。但全國人民直接行使政權，在目前尙非易事，所以總統之選舉罷免，一時並不實施，創制權、複決權的行使，雖另以法律規定，但事實上目前也恐無法辦到。所以政協原則的國民大會，實際上是一種未來的制度。

新憲法對於中央政制的設計，遵循一個根本的原則，就是中央組織的分權。五五憲草規定總統及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四院向國大負責，行政院向總統負責，至總統對於其他各院，亦有直接、間接控制的權力，這中間各個組織的權責，較爲混淆，在運用上將易發生許多不便。現在所採的分權原則，有以下幾點重要變更：

一、總統由國民大會選舉，立法院由人民直接選舉的代表組成，監察院由地方議會選舉的代表組成，總統、立法院、與監察院產生的來源，原是相同的，現在則不同了。

二、行政院長由總統諮詢立法院同意任命，考試、司法兩院院長由總統諮詢監察院同意任命，並使立法院與行政院互相制衡，改變了原來治權集中於總統的方式。

三、國民大會選舉總統及修改憲法，立法院行使西洋國家議會所有的權限，立法機構已無疊牀架屋，權責重複的情形。

新憲法根據以上的原則，規定國民大會由縣市及其同等區域所選出的代表，蒙古代表，西藏代表，各邊疆地區代表，僑民代表，職業團體代表，以及婦女團體代表等組織。其職權爲：一、選舉總統副總統。二、罷免總統副總統。三、修改憲法。四、複決立法院所提之憲法修正案。關於創制、複決二權，俟全國有半數之縣市曾經行使創制、複決兩項政權時，由國民大會制定辦法並行使之。

這樣一個國民大會雖然仍是一個有形之國大，但其性質，僅爲一個選舉總統及修改憲法的機關，相當於美國的總統選舉團及憲法會議。除此以外，國大並無其他職權，其任期與總統同，總統滿期之年，即爲國大召集之年。至於創制、複決二權，一時不能實施，須俟全國有半數之縣市曾經行使創制、複決兩項政權時，始由國民大會制定辦法行使。國大代表之人數，就全國人口比例來講，係屬極少數，權力過大，易於發生操縱把持之弊，不過如要集會討論，又嫌人數過多，難於做到詳明透澈的地步。所以減弱國大控制政府的力量，使其職權限於幾件事情，但只要這幾件事情眞正能夠充分的適當的行使，國民大會似仍不失爲一名實相符的政權機關。

現在的國民大會制度，大家認爲比五五憲草爲進步，但有人仍認爲這樣的國民大會可以不設，因爲：

一、國民大會所選舉的總統，幾等於一個虛位的元首，總統任命權須經立監兩院同意，公佈法律及發布命令權，須經行政院院長的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的副署，又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總統在行政上不負實際責任，在這種情形下，國民大會對總統的罷免權已無意義，徒損國家元首的尊嚴，及增加政治上無謂的紛擾。

二、憲法本身有固定性，不應常作變動，頻頻修改，國民大會事實上對於修改憲法，非至萬不得已時，不會輕易行使，可說是多年不過之事，國民大會應否保留，殊值疑問。

三、總統選舉，不必定須國民大會，仿照法國第三共和總統由參衆兩院聯席會議產生的成例，可由立監兩院選舉。或則如德國威瑪憲法規定由人民直接投票選舉，也可像美國的辦法，由人民間接投票選舉。至於修憲，憲法修改的創議，也可由兩院聯席會議爲之，複決可採美國制度，交由各省省議會批准，達到一定數目的多數時，便成立憲法修正案。

國民大會如果取消，中國的政治制度將乾脆的變為一般國家的會政治。不僅權能區分的原則成為空論，而間接民權以外實施直接民權的主張，亦少實現的可能。一般人都認為直接民權，必須由人民直接行使，政協原則所謂無形的國民大會就是本於此種觀點，這原是天經地義。但同時又不能不承認在現階段的中國沒有到順利實行的時期，所以又定出過渡的辦法，先由中央及地方議會會同行使選舉或罷免總統，至創制及複決權，則另以法律規定。其實全國人民總投票，以中國的地廣人衆，在目前固辦不到，在將來亦難於實行。司法行政部次長謝瀛州氏，在其三十五年一月出版之中國政府大綱一書內的估計，全國人口四萬五仟萬，選民當不下於三萬萬，以三萬萬人直接行使四權，其耗費之鉅，需時之久，至足驚人。三萬萬人直接投票事務之人員（包括製票、發票、收票、監票、開票、計票及維持投票場所秩序之人員）三百萬人，筆六百萬枝，墨一百萬條，紙四百萬張，每次投票費用達一百萬萬元（照估計時之幣值）私人負擔尚不在內。關於罷免、創制、複決各權之行使，普通須得百分之十至百分之十五之選民連署，其由私人負擔之徵求連署費用，亦達十萬萬元，如此糜費，勢將使四權的行使發生困難。而時間方面，經過下列各項程序：（一）徵求連署，（二）以提議書運送中央政府，（三）中央政府審核提議書，（四）通令全國舉行總投票，（五）以各地投票結果輾轉達於中央，（六）中央彙集審核總投票的結果。這些程序之完成，其所需時間將超過二年，罷免、創制、複決幾個政權，如果需要如此長久時間，其功效將因之而消失。這種估計或不免有過於誇大之處，但困難實亦為意想中事。

中山先生有感議會政治的缺點，故於選舉權外，更採行罷免、創制、複決等權，以擴張民權的範圍，但四種政權在中央政府方面，無法直接行使，因此決定設置國民大會代表行使。而問題在於二千人左右的國民大會掌握四種政權以控制政府，自易發生種種流弊。國民大會設計的理論，不能說沒有見地，但在實際運用上所遭遇的困難，不免使理論與實際兩者發生脫節，致不能收預期的效果。不過無形的國民大會既不可能實行，而新憲法上有形的國民大會，對於普通法律的創制、複決，在目前這個階段，甚至包括相當遙遠的將來，不能付諸實施，似此直接民權理想的不能實現，實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要使得國民大會真正能夠行使四權而不發生困難，我們願意提出一個如下的建議：就是根據 中山先生由代表行使的原則，但大量增加代表的額數，即不限於每縣一人，而盡量加以擴充，如以每千名選民產生代表一名計，則國大代表可有二三十萬人的數額，這二三十萬人，當然不能運用開會的方式以討論問題，而必須以投票的方法，行使其權能，這也是一個無形的國民大會，但可以表現以下幾個優點：

一、二三十萬人投票，比較二三萬萬人直接投票，當然簡單得多，後者簡直為不可能，但前者則易於實施。

二、二三十萬人的數目較二三千人超過百倍，少數人的操縱把持，

威脅利誘，已屬不可能，所以雖然還是間接，但其流弊必可大見減少。這樣的國民大會，可以行使創制、複決兩權，而於選舉罷免的範圍，也未嘗不可酌予擴大，並不以總統為限。

三、人民知識能力薄弱，由較優秀而又數量甚多的代表行使四權，其效率或反可較直接行使為高。以中國地域之廣，人口之衆，在數十年內要希望人民對中央政治完善行使四權，以促進民權的發達，捨此外恐無他途可循。其他廣土衆民的國家，如要行使創制、複決、罷免等權，恐怕也只有採取這個辦法。

四、創制、複決、罷免等權的性質，不宜濫於行使，行使太濫，將過於削弱政府的地位，自不妥善。但又不應使其運用過於困難，甚至不可能行使，如此勢必等於虛設。二三十萬人的投票，不能算太容易，但不至於太困難，所以很可以作為人民在不得已的情形下糾正政府錯誤的工具，而發生良好的效果。

五、總統如由二三十萬人產生，比較二千人左右的國民大會選舉，更足以保持其威嚴，修改憲法必須經多數人的通過，也可以格外慎重。

六、這樣的國民大會可以提高其地位與職權，以控制政府，實現所謂權能區分的原則。

馬歇爾計劃與歐洲經濟

英國經濟學者週報為世界著名經濟權威雜誌，本年十一月十七日就馬歇爾計劃最近之發展，撰述長篇論文，檢討其對歐洲未來之經濟可能發生之影響。該文以「計劃漸具形體」為題，列論警闢，有一段稱：「本階段最重要之問題計有三項：第一，所建議之援歐貸款，數量是否足夠應付西歐之需要？第二，美國貸款之條件，是否有礙接受援助之十六國之獨立？第三，條件中有無摧殘歐洲努力於自給自足之處？第一項問題之答案，根據目前事實，即知為正面者，第二項問題之答案亦為正面者。馬歇爾聲明中預示之若干條件，確有妨害國家獨立之處，貸款附帶條件，乃理所當然之事，美國在貸款上自不免規定條件，然唯一問題在所訂條件是否合理，是否明智？至於第三項問題，馬歇爾計劃是否將重涉對英貸款上之錯誤，而附以經濟條件？美國方面批評巴黎報告書中之造船計劃所需之鋼過多，從此種批評中可以看出有上述趨勢存在。此究係純粹而認真之批評，抑有意扶助美國之船業？英國如欲建造郵船與運貨船，以恢復其戰前賺得美元之能力，此種權利是否將因而被否認？」從該文的評論中，可見援歐計劃即使執行，前途暗礁還多哩。



「兩個世界」是否必須對立

吳恩裕

從蘇聯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起，我們可以說：世界政治中就有了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的對立。但是，這種所謂「兩個世界」的對立，在第二次大戰以後，纔更爲明朗化。

首先要知道：這個對立是有具體事實的。拋開枝節不談，兩者對立的骨幹，却是經濟制度。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承認私產的權利，自由競爭的原則，一切企業私營；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取消私產，工業國有國營。這都是具體的差異。由經濟制度不同而產生的結果，例如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失業，週期性的恐慌，社會貧富的不均等，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充分就業，避免恐慌與不均現象相比，便成了強烈的對照。

其次須知不但兩者經濟制度不同，它們所根據的基本原則也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的原則，是自由主義的理論：一任所謂「放任自由」私人競爭，把社會的生產及分工，都付諸「看不見的巨手」來支配。社會主義國家的原則，是社會主義派的理論：他們看重計劃經濟，產業公有，實行有計劃的社會生產及分工，以求避免資本主義國家貧富不均，供給與需要不能呼應等現象。根本言之，它們在基本原則上的不同，便是私產制度下自由放任的生產，和取消私產計劃生產的不同。

再次便是由於上述具體制度上及基本原則上兩方面的不同，又產生了心理的敵愾。馬克斯派社會主義本有世界革命之說，過去有第三國際的組織，近來又有新的國際性的組織。所以，共產黨在現代的政黨中，乃是可以超越國家界限活動的政黨。這自然也會引起資本主義國家的戒懼心理。而二者之中，一則因有失業，貧富分野，所造成社會及政治的不安定；另一則充分就業，有計劃生產及建設，一切都比較安定。這也不能不發生妬嫉的心理。凡此種種，都是不易剷除的心理隔閡。

第二次大戰以後，唯一的社會主義國家之蘇聯，與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之美國，又因上述制度、原則、心理上的距離，而互相擴充在世界政治中的勢力範圍，以謀自保。這便是最近引起人們擔憂所謂「兩個世界」對立之前途的原因。

我們不敢武斷這「兩個世界」的對立，在事實上一定沒有引起

第三次大戰的可能。但是由於現代政治思想的昭示，兩者在理論上却沒有必須衝突的理由因為這「兩個世界」所立脚的基本原則，卽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在現代政治思想中都已經變了質而且變質後的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大有合流的趨勢。既然「兩個世界」的基本原則可以調協，我們在理論上便找不出兩者必須衝突的理由。玆先將這合流的過程略述如下。

在開始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原則之自由主義，是與社會主義衝突的。這種衝突表現在許多問題上面。例如對私產制度，前者擁護，後者主張取消。對自由問題，前者主放任，個人應受最少限制，應享最大自由；後者則反對這種『泛若不繫之舟』的自由，認為它已造成了多少過錯及罪惡。對平等，前者所講的是政治上的，空的；而後者所企求的是經濟的，實質的平等。這種對立的主張，便是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在初期所依據的理論基礎。

但到了十九世紀末年，在自由主義者的陣營中，起了極大的變化。穆勒(John Stuart Mill)本是個人主義的自由主義者，但後來竟有國家社會主義的傾向。他認為分配乃是人為的安排；勞動力的產品應按公認的公正原則分配。另一自由主義者格林(Thomas Hill Green)則承認集體的幸福是個人自由的先決條件；自由主義的立法，已經弊端叢生，特別是對勞工大衆不利，因而主張國家應站在集體利益的立場，加以干涉等等。因此，有人認為這些主張有變為「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的可能。

以上所述乃是這兩種主義合流的源泉。到了費邊社會主義者(Fabian Socialists)，便眞正可謂為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合流的具體表現了。他們主張基本工業國有，利潤社會化，俾使人民普遍地得到空閑、健康、教育及保養。

但這合流的精神，到了二次大戰期中及大戰以後，纔大為發達。例如拉斯基(Harold Laski)唐納(R. H. Tawney)都有合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於一爐而冶之的趨向。對於財產，他們不再盲目主張取消一切私產，而主張說不過去的私產如利潤、高利貸等，應該取消；說得過去的私產如版稅、發明權等，不應取消。對自由亦主張「計劃的自由」自由而冠以「計畫的」，可見其調和的精神了。對平等他們也注重經濟的平等，而這問題和私有財產制度有聯帶關係，所以他們更進一步主張基本工業國有國營等政策。

這種合流後的思想，既不完全同於原來的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但却又都包括二者之長。自由主義及社會主義發展到了這個階段，我們可以說：「兩個世界」對立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已經不存在了。

人類自詡為「理性」的動物。理性動物的主要特徵便是能利用理論上的預知(Prediction)及洞見(Insight)，來做行為的指導原則；祇有這種活動或行為纔會是富有創造性的活動，纔會是正當的行為。創造的活動使人進步；正當的行為使人持中不偏，不鹵莽滅裂。個人的

行動如此，國家的活動，也未嘗不如此。

由上所述近代政治思想演變的昭示，我們知道：初期對立的自由主義之上的資本主義，必須修正其基本的缺陷，而不再把社會生產事業付諸自然的「看不見的巨手」來支配。因爲這種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乃是造成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內在病症的眞正原因。我們又知道：修正後的結果便成功了所謂「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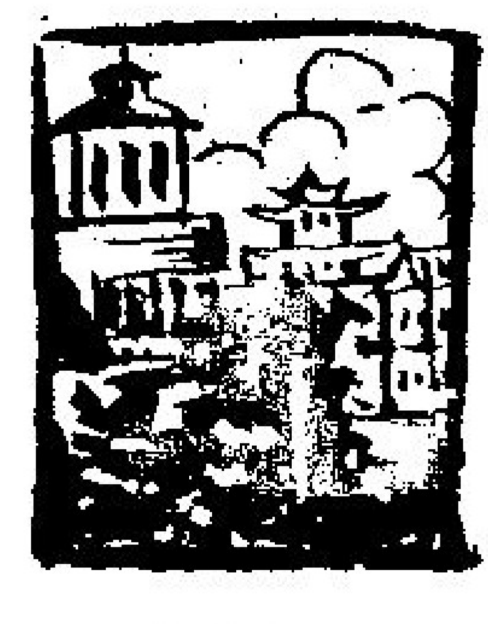
理論上既有這種指示，事實上就應該接受教訓，力求變革。須知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問題與不安，並不只是因爲世界上有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存在，纔會發生的。照上述的理論，他們本來就有其內在的矛盾及缺點。因此，它們在具體制度上，必須重視理論的預知及洞見，而有所改革。在工黨執政下的英國，便是接受這種教訓，而對於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在具體制度上有重大變革的。這種態度是理智的，科學的：因爲它接受了理論的先見，而翻然改圖。對於美國，我們更希望具有遠見的政治家當政，俾能接受這種理論的指導，速謀在制度上斷然的改革，以解決內部矛盾，來求得安定。

假如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制度上能有這樣的變革，則不但「兩個世界」對立的理論失據，即其對立的制度，也至少消除泰半了。那麼，建築在理論及制度對立之上的心理敵愾，更是「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了。

然而，凡此種種，都有待於遠見人民的認識，尤有待於遠見政治家的倡導與實施。在這時代轉捩點上，我們特別看重美國的舉措。因爲以美國的國力，若有遠大眼光的政治家，接受上述理論的指示，實施制度上的變革，則不但可以拯救自己國家的危機，也可以拯救整個世界因劃分爲「兩個世界」的對立而產生的危機。

聯合國的預算和總部

聯合國預算數額計三二、五〇〇、〇〇〇美元，最近已經預算委員會核准。這個數字如與聯合國所負的任務比起來，實在渺乎其小了。又聯合國會址臨時委員會於十一月十三日通過決議案，授權祕書長賴伊向美國借款與建聯合國總部。美國並已表示願與聯合國磋商免息貸款六五、〇〇〇、〇〇〇美元。



戰後越南局勢之演變

陳　炎

一　南北分區受降對越南獨立的影響

一九四五年日軍投降後，東南亞戰區，卽根據波茨坦三巨頭會議之規定由東南亞盟軍司令蒙巴頓將軍所領導之英軍受降，負責解除日軍武裝，遣送日俘及維持治安。越南因情形特殊，經規定北緯十六度以北則由我國遣師受降，十六度以南仍由英軍負責接收。關於英軍在十六度以南受降情形，美國紐約週報社主筆艾薩克（Harold R. Isaacs）所著之亞洲無和平（No Peace for Asia）一書中曾有極詳盡的報道。越盟於八月十九日在河內宣布獨立，八月三十一日受降的首批英軍抵達西貢。其後法越雙方糾紛迭起，演成大規模的戰鬬。當時的英軍認越盟爲親日的僞組織，同時深恐獨立運動擴大以後，將影響整個東南區的局勢，所以自始對法國採取偏袒的態度。照當時的形勢說，法國如果沒有英國的支持，越盟的獨立運動很可能立卽實現。

關於北緯十六度以北我國受降區的措施，我政府於國軍開入越南時卽指示了幾個原則

（一）中國對越南無領土政治野心。

（二）中國自始表同情於越南民族解放運動，在現階段，審情度勢「希望越南卽能自治，俾臻於獨立。」

（三）中國對法越內部糾紛，表示中立，但希望其循和平談判途徑以謀解決。

（四）在中國受降區內之法人生命財產，國軍盡力予以保護。

（五）對越南民族在不妨礙受降區內之治安秩序條件下，各種活動國軍不加干涉。

（六）法越感情惡劣，在法軍未能接防以前，不准法軍開入。

因此，國軍在受降期間，越北的治安秩序大體上很穩定，較之南部正是判若天壤。越盟的胡志明於我國軍隊入越以前，卽潛赴越北，通使保大於八月二十五日遜位。九月二日卽在河內成立民主共和國臨時政府，並發表獨立宣言。胡志明以臨時政府主席身份曾向法方提出牒

文申說：今後越南人民對法國的統治暫不接受。

越盟是以共產黨為核心的，受越共之領導，其政治領袖即以前在華俄人鮑羅廷之翻譯，且在莫斯科受過第三國際長期訓練的阮愛國亦即現在之胡志明，而其軍事領袖，則為曾在越南東京大學畢業而後又在延安抗日大學受訓過的青軍軍官武元甲。入越國軍恪守中央的不干預政策，不過希望越南三大政黨能夠團結一致（三大黨即越盟、革命同盟、國民黨）成立聯合政府。同時，我國因鑒於國軍的任務為受降，勢不能長期留駐越南，一旦撤退由法軍接防，結果必將引起法越衝突，我僑胞的前途不堪設想。因此，我國政府除一面在重慶舉行中法談判外，一面更促成河內的法越談判。換言之，我國在事先獲得法越雙方可以談判的保證後，始有中法談判。所以在陪都開始中法談判的同時，另有河內的法越談判之進行。法越談判，我國雖未居公開調解之名，而有暗中斡旋之實，在談判以前，曾煞費苦心，盡力拉攏，終於在中法協定簽訂後的第六天（按中法協定於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八日在重慶簽訂，法越初步協定於同年三月六日在河內簽訂）法越初步協定也就訂立，這二個協定至少當時曾使法越糾紛踏上和平解決的途徑，使中法軍得以順利交接防務，僑胞的安全亦獲得了相當的保證。

二　由團結到鬩牆的獨立運動

越南內部黨派林立，主要有四大政黨，除越盟外尚有革命同盟阮海臣，國民黨阮祥三，越南民主黨武定槐。後面三黨，以前均在我國境內設立總部，日軍投降時，未能趕先入越，致使越盟得獨佔領導獨立運動的機會，追隨我軍入越後，實權已為越盟所掌握。各黨間主義不同，政策互異，但由於我方的從中斡旋，同時越盟一黨所組的政府，鑒於環境特殊，故由胡志明以主席的地位，徵得越南國會的同意，與各黨派商定合作；改組為『越南抗戰聯合政府』。越南各黨派均有代表參加，其陣容如下：

主席：胡志明（越盟）副主席阮海臣（越南革命同盟會，）政府內部分十部，其首長由越南四大政黨各派代表二人參加，另加入無黨派代表二人擔任，其職掌的分配為

財政部長：黎文獻（越盟，）教育部長：鄧泰梅（越盟，）外交部長：阮祥三（越國民黨，）經濟部長周伯鳳（越國民黨，）司法部長：武定槐（越民主黨，）交通部長：陳登科（越民主黨，）社會部長張廷芝（越革命同盟，）農業部長：蒲春律（越革命同盟，）內務部長：黃淑沅（無黨派，）國際部長潘英（無黨派。）

上表中原定由革命同盟會擔任的農林部，後來為使南圻代表得有機會參加這『抗戰聯合政府』起見，蒲春律改任次長，而由南圻代表黃天祿（民主黨）任部長。此外，政府中尚有軍事委員會的組織，由越盟代表武元甲，越南國民黨代表武鴻卿任正副主席，這是專為武裝抵抗外力侵略的機構。這時候，越南政府陣容一新，受到全體越人的擁護。遜主保大（阮永瑞）在舉國一致的姿態中，也參加政府，擔任最高顧問。

在新政府成立後的第四天——三月六日法越就在河內訂立了法越

初步協定。在原則上法國承認了越南的獨立，與越政府的地位，容許北圻、中圻先由越政府統治，南圻於三個月後在經過公民投票後再決定是否參加越南共和國。至於越南共和國與法國的關係也經確定為法蘭西聯邦的一部。並規定法國軍隊開入越南與中國軍隊換防，但留駐法軍以二萬五千名為限（其中一萬人為土著軍。）

但這個協定，引起了越南內部的暗潮。在協定簽訂的前夕，革命同盟領袖阮海臣因反對聯合政府放棄了對法國抗戰的策略，負氣出走，以致法越初步協定僅由越盟領袖胡志明與國民黨領袖武鴻卿二氏簽字。不久保大遜王因不願受越盟壓迫，亦藉赴華觀光而離越。不久國民黨領袖兼外交部長阮祥三及軍委會副主席武鴻卿，亦繼之出走，至此越南內部政黨的傾軋越演越烈。越盟部隊，在國軍交防陸續撤退之際，就乘機攻擊革命同盟及國民黨部隊，革命同盟的部隊向廣西潰敗，有竄入桂境憑祥而經我邊防當局解除武裝者。國民黨的部隊，原控制越池至老街的鐵路線，亦節節敗退，至去年九月，國民黨最後據點的老街亦被越盟所佔，於是這『煮荳燃萁』的悲劇至此始告一段落。同時胡志明由法國回河內，藉召集議會批准協定的機會，譴責出走的政府人員，改組政府，將反共各黨派完全肅清，使越盟的獨裁政治再度獲得穩固的地位。

但內部鬪爭剛告一段落，十一月二十日法越在海防又發生衝突，從此河內、海防、南定、三角洲內發生了激烈的戰爭。經過激戰以後，法軍源源開到東京，先後佔領海防、河內，胡志明總部移往南定，未幾南定亦被法軍攻入，越軍被迫轉入內地作戰。法軍打通了河內、諒山，與河內、老街的交通，同時又在中圻攻進了順化和土倫（會安）。至此，越軍在各點上均受挫，但法軍也無能力來深入全面掃蕩越盟。胡志明雖曾幾次呼籲和平，但法方毫無反響，雙方陷於休戰狀態之中，直至本年九月十日法國方面終於提出了停戰條件。

三　法國統治越南的策略

法國戰後第一任越南高級專員達尙禮安海軍中將（Thierry d'Argenlieu）原是個天主教寺院的修士，他篤信「分而治之」(Diviser Pour régner）的觀念，尤其迷信權術政治的萬能。他第一步的分化政策，是早在去年二月間宣佈承認柬埔寨為獨立國，在法蘭西聯邦中享有獨立自主的權利，僅由國王聘請法人擔任顧問。他第二步的分化政策，是趁國軍撤離越南，法軍開入越北，撕毀了三六協定。並表明法國祇承認越南有自治權，越盟的統治權只能及於北緯十六度。同時於六月一日，也就是三六協定內規定南圻由公民投票限期將屆之際，達尙禮安就另在南圻親手扶植一個所謂『交趾支那自治共和國』，就越南獨立言，南圻（交趾支那）、中圻（安南）、北圻（東京）這三圻是越南的整體，無論在地域、歷史，以及民族各方面都是統一而不可分割的。越政府當即提出抗議，指斥交趾支那傀儡政府的出現係違反法越

草約，但當時越盟希望在卽將召開的法越圓桌會議中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七月初胡志明親自率領代表團赴巴黎，七月八日法越雙方代表曾在巴黎東南的拿破侖紀念宮封騰布羅 (Fon Tein Bleau) 開會，法代表安德勒 (Alessandri) 與胡志明在首次會議發言中均表示願以極度友好態度來解決法越間的問題，但卒以分割南圻一點雙方不願讓步，卒告僵局。同時在越南的達尚禮安開始採取第三次的分化政策。他在茶叨召開聯邦會議，南圻、東埔寨和老撾都有代表參加，越南共和國不在邀請之列。這個會議對外聲明除承認『東埔寨獨立國』與交趾支那自治共和國外，並承認老撾獨立，組織越南聯邦，指明它與越南共和國政府毫無關係，而具有獨立性，但越南共和國如願加入時，亦可成為聯邦中之一員。這一步驟使封騰布羅協議的希望，全部幻滅。

雖然如此，到了九月十四日，胡志明與法殖民部長穆德 (Moutet) 在巴黎仍訂立了法越協定。這一協定祇有許多枝節問題上如文化聯繫、貨幣通行，關稅同盟等獲得協議，但對南圻獨立問題仍不得要領。協定訂立後引起了越南國內的輿論大嘩；國民黨阮祥三宣佈不合作，退出政府，並極力攻擊胡志明，迨胡志明返河內後鑒於國內的輿論，態度亦轉趨強硬。因此終於十二月十九日在河內揭開了再度大流血。法國政府的態度依然是雙管齊下，一方面穆德東來覓取妥協，但另一方面調軍遣將，以備軍事上佔取上風。

但達尚禮安的分化政策，不單受越南人的攻擊，在國內也引起反對。因之，到今年三月在社會黨內閣反對下他終於去職，由波拉埃將軍 (Emile Bollaert) 繼任。他奉命到越後，卽想打開法越間的僵局。他看中了安南遜王保大，想利用他以用政治方法來解決法越局勢。可是當今年四五月間外間傳聞保大返越空氣最濃厚的時候，保大發表了一個聲明表白他並無返越意思。後來在法國新聞社上又發表一個消息，說保大無意返越執政，但願意出任法方與越南政府間的調人。保大會不會返越執政是個問題，但卽使他返越執政後，能不能解決越南問題，更是個嚴重問題。

法駐越高級專員波拉埃，對越的和平條件是經過返法國請示後始在河內廣播的，其內容：法國允許越南政治完全獨立，為法國聯邦之一員，但須答應下列五項條件：（一）法國承認越南有處理內政之全權。（二）越南須保證不迫害親法分子。（三）法越雙方互相交換政治及軍事代表人員。（四）越南軍警在和平時，須維持地方治安，一旦發生戰事則應受法國之指揮。（五）越南之外交政策須與法國一致。此五項越南若能接受，須全部接受，不能改變。檢討這五項條件，法國所給予越南的獨立與自由，遠不及英國給予印度與巴基斯坦者為多，更不能與愛爾蘭相比。由此可見法國的殖民地觀念還未因第二次大戰的創痛而改變其作風，也無怪乎政治思想大不相同的胡志明與保大都異口同聲的宣布不能接受了。

結論

法越局勢的演變已詳上述，如果我們要分析如何轉變尚可分為三個階段：（一）中英受降時間雖然在英國全力援助之下，法軍本身還是無力統治，這一階段是越盟全盛時期，法軍勢寡力弱；（二）中英軍撤退時間，法方藉英方支助的結果以及援軍之不斷抵越，力量日益增強。越方則由團結到鬩牆，元傷大傷，這一階段是法越互戰，結果越盟勢力漸衰，而法方武力日強；（三）法方分化時期，法國雙管齊下，一面戰，一面談，利用分化政策，遂其統治全越的好夢，這一階段，是法方居絕對優勢而越盟已勢寡力弱，無力反攻，造成今日休戰狀態。

越南繼續發展的結局如何？吾人目前誠難以推斷，但未來的局勢必然沿着今日的路綫而發展。吾人現在不妨揣測今後越南所走的路綫不外下列幾條：

（一）越盟與法國的妥協，訂立有限期的和約，以確定越南以後的獨立，要走上這條路自然需要有一個調解的第三者，如果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對此一問題過問，則法越限期性的折衷辦法便可產生，但現在還不能武斷地確定其可能。

（二）保大執政與法國成立妥協，法國轉移談判對象，以延宕對越南的統治，這是最有利的辦法。不過保大的妥協未必是單純的聽命。如果法國能由保大方面獲得政治的保護，則這條路最有實現的可能。

（三）越盟獲得完全勝利，實現獨立，此一希望的實現，恐怕要看法國共產黨在本國內的發言地位，不過自從法共退出政府以後已成為一個在野黨，越盟的全部勝利至少目前是不可能的。

（四）越法兵戎相見血戰決勝，這一條路是最後的恐怖之路，對我國最稱不利，因為戰禍的爆發首先遭殃的便是華僑。越南方面訴諸武力，決非甘願，法國方面動刀動槍也有所顧忌，所以這是一條人人不樂意的沒奈何路綫，當然發生的可能是愈小愈好。

中國與法國為友邦，中國與越南有密切傳統的關係，中國與法國友好，中國對越南民族運動更同情，所以中國沒有理由對法越戰爭存着幸災樂禍的心理，何況四十萬華僑之遭受損害，西南邊疆安全亦受威脅，中國實在不能隔岸觀火，而衷心希望法越糾紛能早日解決。

英國挪威計劃南極探險

南極迄今為止，仍為世界神祕之地。最近英國與挪威之現代墾荒者與探險家，正計劃作南極探險之行，以發現該處所謂山岳「沃土」之祕密。此等山岳奇特之處在無雪無冰，惜自空中不易窺見有無動植物生存其上，許多有趣問題因而仍無答案。兩國探險家正在籌備一艘船泊，須能載飛機雪地吉普車以及其他設備。按計劃探險家共為十八人，在南極將停留研究兩年。



安南民族及民族運動

張維祖

現在越南（法屬印度支那）之住民，大別之有三大民族，就中最重要者卽爲安南民族，佔越南全人口百分之七二·四。其次爲柬埔寨民族，佔全人口百分之一二·七。最後爲老撾民族，佔全人口百分之二·六。此外，少數之弱小民族，例如占族等，無足述者。

安南民族之發祥地爲春秋、戰國時代（西曆紀元前六世紀時代）之越國，卽今日之浙江省東北部。越國於紀元前三三三年爲楚國所滅，越國諸部族成羣結隊，避難南方，組織封建的國家，卽古代之百越。在此等部族中有四個較重要之集團，其中三集團分別留居於溫州、福州及廣東沿岸地方，唯有第四集團之西甌——又稱貉越或甌貉——則遠離中國領域而構成今日之安南民族。此第四集團於紀元前第四世紀末期離浙江後，至紀元前第三世紀初期始抵廣西南部，至其末期遂分布於東京及安南北部地方。此等安南人亦如今日居住於東京地方之泰族，組織封建的階級社會。如安南年代記所述，曾建立所謂鴻厖王朝所統治之部族國家。

如上述發祥於東京三角洲之安南人，曾受海南趙佗之侵略及統治，嗣後約一千年間皆受中國政治之支配。趙佗於紀元前二〇八年攻略甌貉國（卽安南人之住域），劃入其版圖，合併其管轄地南海（粵）及其征服地桂林，號稱南越國，對漢朝獨立，自稱武王。武王區分南越爲三部分（紀元前二〇七至一三七年），再分割安南人之住域爲南北交趾與九眞，南部委任總督，當時之交趾實今日之東京平原地域，九眞則爲北部安南之淸化。

趙佗獨立後七十餘年，漢武帝征服越南（紀元前一一一年），越南再入中國版圖。漢武帝劃安南人居住地爲交趾、九眞、日南三郡。自此起至西曆九三九年之間，爲完全隸屬中國之時代。西漢末王莽之亂，交趾太守錫光反對王莽，故不願臣事王莽者，相率投錫光。安南最初企圖獨立之巨頭爲徵側、徵貳姊妹，於西曆四〇至四八年舉兵，漢光武派馬援征交趾，徵姊妹之亂旋平。又有李賁其人，自交州起兵，亦爲中國派兵所平。

安南人雖處於中國政治支配之下，但其與異民族之鬪爭，則常獲勝利：其一爲與占族之戰爭；其二爲與泰族之戰爭。當時占族佔有安南之中部南部及交趾支那之北部，建立占城國（Champa，即占婆又名林邑。）泰族則據有雲南地方，建立南詔國，常侵入安南居地。安南人在中國經略使指揮之下，得擊退占族。在唐代（西曆七六七年）馬來海賊來侵，亦爲安南人擊退。自安南獨立之後，尙與占族繼續戰爭，在民族發展史上，實爲一大鍛鍊。

由漢至唐，安南仍爲中國之附庸。至五代時期，中國國內大亂，安南之吳權遂乘機獨立，得統一安南，爲一獨立國家。吳權爲唐林人，愛州（今之淸化）舊吏也。因其主楊延藝爲中國當局所殺，因舉兵報讎，在白藤江擊破南漢軍，安南遂獨立，時爲西曆九三九年。

安南之獨立王朝，由吳而丁，而前黎，共三朝（九三九至一〇〇九年。）其間僅七十年，故內政無從整頓。建立前黎王朝之黎桓（黎大行）擊退宋軍之後，與宋朝締結善隣之關係。至九八四年，曾討伐占城，令向安南朝貢。黎朝之第三世龍鋌，有臥朝之稱，暴虐無道，衆叛親離，終無力維持其獨立。至一〇一〇年，李公蘊稱帝，是爲李太祖。李朝傳九世，計一百一十五年，始略具國家之規模。其間於一〇四四年、一〇六九年、一一〇四年，三次遠征占城，占城遂亡。但自一一七六年以後，諸王愚暗，大權旁落，一切政事皆操陳守度之手，陳氏遂取李朝而代之。

陳朝（一二二五至一四一三年）爲安南史上最重要之時代，在諸王之中，太宗與仁宗勵精圖治，對中國及占城交戰，均大捷。仁宗時代，蒙古軍前後三次（一二五七年、一二八五年、一二八七年）攻略安南，但均爲安南軍所擊敗。仁宗因須防禦蒙古軍，故與占城言和，親赴占城，以孫女配占城王，施懷柔之政策。

至裕宗即位（一三四一年），陳朝漸趨衰微，占城軍又常入寇，國力日衰。一四〇六年，中國遂派大軍攻略安南，至次年，得占城軍之援助，內外夾攻，陳朝遂亡。陳朝後裔陳顏，卽簡定帝，招集黨徒，欲與明軍相抗，但終不敵，遂敗亡。由一四一四年至一四二七年之間，爲『屬明時代』。明廷勵行同化政策，在此時代，安南人之輸入中國文化亦最力。至一四一八年，有黎利其人（淸化籍）揭竿而起，自稱平定王，經十年之奮鬪，遂得驅逐明軍於境外，時爲一四二八年。黎利即後黎朝之太祖。

黎朝時代（由一四二八至一五二七年）中國與安南之間保持和平，唯黎朝常遠征占城，第一次爲黎仁宗之遠征（一四四六年，）第二次爲黎聖宗之遠征（一四〇七年）聖宗親統大軍，侵入占城，虜其王茶全，遂得全滅占城。從一五〇五年時代起，黎朝亦趨衰微。至一五二五年，莫氏篡立，黎朝遂亡，由是進入於近世史時代。

近世時代內爭不絕。最初爲黎氏與莫氏之爭，其次爲互相對立之黎朝權臣阮氏與鄭氏之爭，最後鄭氏與黎氏均爲西山氏所滅，而西山又亡於阮氏。

阮鄭兩氏之休戰期間約百年之久（一六七四至一七七四年，）

鄭氏佔有東京地方，以河內為根據地。阮氏則在順化整頓內治。在阮氏統治下之安南，由今日之安南中部擴張至今日之交趾支那及東埔寨各地方。阮氏之佛王、公上王、武王等皆為卓越之政治家。占城經黎聖宗討伐後，勢力日益衰微，僅保一隅之領土，阮氏復加攻略，一六一一年佔領今日之富安，一六五三年佔領慶和，一六九七年佔領平順，同時侵入東埔寨之領域，當時東埔寨亦因內亂，日趨於疲敝。阮氏至十七世紀初葉又侵入邊和及婆地（Baria），一六七四年復干涉東埔寨之內亂，將東埔寨分割為兩國。立二王：一居幽東；一居柴棍（西貢。）一六九〇年西貢王逝後無繼立者，阮氏遂併吞其領土。至一六九八年，阮氏更分割其領土為二營，由北部輸入移民。由是阮氏之領土遂達到湄公河流域。

一七五三年，阮氏討伐東埔寨，佔領新安及堰公。一七五七年復乘東埔寨內亂，率兵為之平亂，而索後江（Fleune Posterier）北部之全土為報酬。其後復佔領沙的及朱篤兩地，僅一世紀之間，遂得佔領今日交趾支那之全部。

當第十八世紀末期，法國傳教師百多祿（Pigneau de Behaine）與當時因避西山之亂，逃出安南首都順化之安南王阮福映相協力，結果於一七八七年與法國之路易十六世締結攻守同盟，法國援助安南，安南則以崑崙島讓與法國。此即法國侵略越南之第一步。

此條約因法國大革命及其後之政變未得實現，但百多祿主教再接再厲之精神，徵募義勇軍，購備軍艦，援助阮福映，恢復交趾支那之王權。百多祿主教逝世後，阮福映得其義勇軍之援助，遂統一南北，即皇帝位。一八〇二年成立安南王朝，安南王阮福映稱嘉隆皇帝，惟開門揖盜，自召滅亡，雖稱帝，得不償失也。

嘉隆嗣王明命、紹治、嗣德三帝皆為反法運動之先驅。嗣德帝薨後，重臣阮文祥與尊室說擁立咸宜，拒絕法國保護安南之條約，與法軍激戰於順化。法國全權琨玻（Paul Bert）乃利用安南內奸破壞其民族的團結及鬪爭，唯安南志士仍繼續抵抗，再接再厲；在安南近代史上即以此復古主義運動而開始其第一頁，例如被捕之梅春尙、阮孝、潘廷逢、阮善述、謝現、馬福、堤探、堤建等皆基於攘夷思想，從事反法之民族運動，其指導者多為學者及舊日官吏，參加此運動者亦多屬欲維持舊制度之保守主義者。

至第二十世紀初期，散在各地之勤王遺臣皆欲圖祖國之復興，共結成兩大黨派：其一為北圻勤王黨，以黃花探將軍為黨首，此黨為舊安南王國之遺臣集團，其中心人物大都受中國文化影響極深，富於保守思想。北圻乃以北部安南及東京為勢力範圍，用直接行動抵抗法國。

第二派為進步青年黨，其中又分兩派：一派乃以畿外侯彊柢為首領之越南光復會；一派則以潘周楨為指導者之改良主義的集團。前者欲借日本之力驅逐法國勢力，其黨員多北圻籍。後者則欲與法國勢力相妥協，其黨員多中圻、南圻人，即多安南及交趾支那人。

在過去安南之民族運動為一種王權復古運動，自受中國革命之

影響後，與中國有實際的聯繫，其指導者逐漸傾向於三民主義之思想。

越南之克羅布科斯基（Klobukowsky）與瓦連努（Varenne）兩總督，爲和緩安南人之感情計，乃採取所謂協調政策：一方面對安南民族之要求作若干之讓步；一方面實施徹底的彈壓政策以破壞安南人之統一戰線。在此種彈壓政策之下，志士及無辜人民犧牲甚衆。在克羅布科斯基總督時代，被處斬首刑者有陳李玲、陳格立兩志士，此外有楊伯卓、潘周楨等著名文人八十餘人則被處流刑，流於崑崙島。

一九一六年，乘歐洲大戰，以西貢爲中心，約有三百名之民衆，武裝暴動。其後在交趾支那之二十州中，有十三州皆發生革命暴動，勢頗猛烈。同年，陳高文擁立皇帝維新，失敗後，維新帝與父帝成泰被處流刑於勒紐安島，其親近及參與人共十六名皆被處極刑。

其次，瓦連努總督之協調政策，更見進步，獨立運動遂告終息。但在安南青年間仍有多數之志士，從事更進步、更鞏固之組織。至一九三〇年遂有安沛事件之爆發。

指導安沛暴動事件者計有三個團體：一爲越南國民黨；一爲越南共產黨；一爲越南革命青年會（共產黨之別動隊。）

越南國民黨創立於何時，無從查考，此團體似繼承原有國粹主義獨立運動之主流，其所採取方法及手段與上與『光復會』如出一轍。此黨雖疊受彈壓，但仍能以不撓不屈之精神，繼續奮鬬。當前次歐戰期中，曾企圖獨立，但歸失敗，因再加改組，從事更強烈之運動，其指導者爲有名之阮大學氏。阮氏曾畢業於越南大學商學院，其主張爲驅逐法國人出境，建設眞正民主主義政治之安南共和國，一九二九年任國民黨黨首之時，年僅二十五歲。此年春越南國民黨，開始總動員，在河內、海防、西貢等地，實施恐怖戰術，襲擊親法安南人及法國官吏多人；法國當局遂加彈壓，逮捕七百餘人，被處重刑者三百餘人，黨之活動，在表面上完全停息。至次年一九三〇年二月，國民黨發動更廣汎之反抗法國運動，最先開始襲擊安沛兵營，其後波及於全安南。此次之暴動，世界注目；法國將校死五人，傷六人，兵士死六人，傷四人。革命暴動者之被捕者計伍長四名，兵士二十二名，黨員二十五名。革命黨人總數六百名，其中五十名爲先鋒隊員，負指揮責任。

此安沛事件僅爲導火線之一發火點而已，同時越南國民黨之地下組織在北寧、建安、海陽各地，動員土著與民軍，從事暴動。此種擾亂繼續至一年之久。法國當局亦採取殘酷之彈壓手段，逮捕黨員及無辜人民達數千人以上，被處死刑、無期徒刑及流刑者亦達數百人。土著民兵被處刑者約四百人。安沛事件發生後，在北部安南及交趾支那亦發生暴動，法國方面併稱之爲安沛事件，但其內容性質不同，即屬於農民暴動，其背後之指導者爲越南共產黨。越南共產黨之指導者爲阮愛國氏，在第三國際領導之下，進行民族運動。阮氏十八歲時尚充水手，曾赴法國，故得受社會主義之洗禮，加入法國之共產黨，一九二〇年發表駁斥法國殖民政策之小册子，其後赴莫斯科與第三國際接洽，奉命來廣州，

與中國共產黨取得聯絡準備進行越南之社會主義革命。一九二七年（武漢革命最高潮期）在香港組織革命青年會，不久即成立越南共產黨。阮氏現以胡志明爲名。

安南北部地方農村早瀕於崩潰，常發生政治動搖，故在農村中多祕密結社發展其勢力。阮氏特別注意此點，動員北部之農民層，使與民族獨立之要求相結合。對於貧農之標語爲『廢止租稅，土地國有，平均農產物』。黨員人數達五萬餘人。以此等勢力爲基幹，並與新越會相提攜。新越會乃以越南國民黨黨員爲主幹，由知識層及官吏等份子所組織之團體。上舉越南革命青年同志會原係民族主義者之集團，其後乃歸共產黨所指揮。

阮愛國等尙組織一反法國部隊，以貧農爲基幹，並網羅民族主義之知識層各種人物，例如官吏、文人、民族資本家，在鄉村中任職者及都市商工業者等，皆參加此反法國部隊。

安沛事件之後，至一九三〇年五月，國內各地發生暴動，交趾支那與北部安南有襲擊官署事件。北圻農民亦起暴動，邊水地方亦因勞資糾紛問題，釀成示威運動。在安山及其他地方則有要求減稅運動，安州之南壇、宜祿兩縣，河靜州之宜春、干祿等縣亦發生暴動。在永市附近之清漳、南壇有數千之羣衆包圍興阮縣城。據法國方面之概略估計，參加此項運動者當在五萬人以上，其旣受處分者約四千七百人。在各地發生暴動時之六個月間，法國當局爲徹底彈壓計，對徒手羣衆，亦用機關鎗掃射，並包圍村落，使用飛機投彈，多數村落全歸灰燼，不問其旣參加未參加，共計屠殺安南人約二萬人以上。

一九三〇年因世界經濟恐慌，波及於越南全土。安南民衆生活皆陷於絕境，民族運動與此經濟的因素相結合，益趨激烈。此時之安南民族運動已非昔日之王政復古運動，其目的乃在建立民主主義國家，其指導者之大部分亦爲曾受西歐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民主主義教育之知識階級。至支援此運動者則爲一般民衆，農工商學兵各界及官吏、士豪等。順化王朝實爲法國帝國主義者之傀儡，早失去民衆之信仰。改良主義者亦與法國統治者妥協，早脫離運動之本流。唯在安南，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皆肯定暴力政策，故能合作。唯越南之中間階層在社會機構上尙屬無力之存在，下層階級大部分則爲朝不謀夕之貧農，且愚昧無知而富於保守性，僅有一部分曾受近代教育之知識份子，受中國與俄國革命之影響，欲在成長途中之安南社會機構上，摹倣外國，建設近代國家，斯即安南民族運動之特徵，同時亦爲其失敗之原因，故經一九三〇年、一九三一年之大彈壓後，其運動即土崩瓦解。

但此種運動在安沛事件之後尙陸續發生，唯規模較小，一由共產黨之地下組織，一由亡命中國之越南國民黨員潛回本國再從事民族運動。迨歐戰爆發，法國本土淪亡，日本爲破壞法國勢力計，在相當限度內曾支持當地之民族主義，故日本投降，解放運動，瀰漫全境，安南之獨立，雖前途尙多荊棘，但法帝國的統治，勢所必至已成爲歷史的陳跡了。



廣島投彈後二年

陳嶽生

美國原子科學家月報曾於本年五六月間，致函世界著名科學家及各界領袖，以「廣島投彈後二年吾人處何地位」一問題相詢。英國之奧立番特(Oliphant)及派埃爾(Peiuls)法國之郁略特夫人居禮伊倫娜(Irene Curie)，以及美國之格魯芙士(Groves)將軍，均有復函表示意見，而愛因斯坦與美國原子科學家聯合會，亦曾於本年七月十六日發表聯合宣言，均載該月報九月號。奧立番特乃伯明罕大學物理系主任，派埃爾乃伯明罕大學數學系主任，均係英國最早研究原子炸彈之專家，戰時曾奉命赴美，參與曼哈坦計劃。居禮伊倫娜為法國原子能委員會主席，於一九三五年曾得諾貝爾獎金。格魯芙士將軍則為美國軍事政策委員會執行長官，主持秘密製造原子炸彈事宜。彼等既嘗為局中人，則其所見似應較一般人為真切也。

奧立番特的意見

英國的原子科學家，對於李聯賽(Lillienthal)的控制原子能計劃，都誠意地贊成，對於巴洛渠(Bartch)根據該計劃而提的建議擁護的也很多。他們同美國的科學家一樣地相信，李聯賽計劃乃是解決各項問題的一個可以辦得到的方法。他們又同美國的科學家一樣，鑒於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陷於僵局竟有如此之快，真正的感到失望。過半數的英國原子科學家，雖然面臨着種種難題而不克使一個理想中的計劃實現，卻仍願意討論折衷的方案或替代的計劃，這比沒有一個大家同意的辦法也許好一些。他們所以有此態度，並不是為了暫求自慰，而是為了業已認清問題的各方面皆有討論之必要。恐怕他們比那些與歐洲慘狀稍有隔閡的人，更清楚地認識，控制原子能不過是消除戰爭原因一問題的一方面——被認為重大的一方面罷了。美國原子科學家月報四五月合刊上有一篇文章，以為巴洛渠建議的實行，也許會產生特殊的困難，因為在觀念大不相同的兩大強國所支配着的一個世界裏面，比了在組織融和而無個人或集團可弄權以與整體抗衡的一國或數國裏面，「調查」與「監察」二事都有大不相同的意

義。這一節話，值得我們注意。勒納(A. P. Lerner)在美國原子科學家月報上曾引過愛因斯坦的建議，主張邀蘇聯一同起草組織國際警衞隊或旁的什麼國際團體，藉以確保沒有一國秘密準備使用原子武器的戰爭，或使用其他任何具有大量毀滅性武器的戰爭。這個建議在我個人看來，似乎是正確方向內的一步。

英國原子科學家協會現正進行其工作，我們希望該協會能夠把過去少數人憑個人的力量苦幹過的事情，做得更有效力。在英國，因為國內各項計劃徐徐實現，全盤原子能計劃在工業上的重要性日趨明顯。就我們現在所知道的而論，明明除美國外沒有別國能在數年之內，積聚大量原子彈材料，其數額之鉅足以有軍事上的重要性。換言之，過去既認為有討論之可能，現在該有更多的時間來討論，來覓取最後的協定；而控制原子能以及控制戰爭的一切可能計劃，皆是值得重行予以審查的。

居禮伊倫娜的意見

一九四〇年六月，德軍的攻襲使法國對於解放原子能的研究，陷於暫時停頓的地步。

法國重獲自由並對共同作戰盡其一分子的責任以後，法國的科學家與技術人員在這個園地內又活動起來。當此之際，原子能的研究由於英美兩盟邦的努力合作，已有了無與倫比的進展。

最近，我們的研究人員在基本科學領域內的工作，已獲得成功的榮譽，例如鈾核三分及四分，均是已公布的重要成績（按鈾核三分及四分，乃是我國錢三強夫婦在法國研究的結果，現在居禮伊倫娜引以為例，亦足見其確受世人的重視。不過此語出於法國的原子研究領導者之口，列為法國研究的成績，這似乎應該引起國人的注意罷。）

至於通常列入「原子能」項下的那些問題，其於法國所處的境地，那就比較困苦一些。

由本人主持的法國原子能委員會，應我們法國政府的請求，不得不在計劃各項工作的時候，兼顧到人力物力的艱難，因為法國與敵作戰被敵盤據數年，業已弄得民窮財盡了。

我們自己指定，研究原子能祇限於發展和平的應用。關於這一點，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法國代表，曾發表過正式的聲明。

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我們已循兩個主要方向頗有邁進。一是建造兩座中等大小的鈾堆，分別用為研究工具及實用範型。一是訓練技術人員，使其有原子能工業應用的專門才幹。我們現有的存鈾，足供建造第一座實驗室鈾堆之用。因為富於鈾素的礦源，已受其他強國的封鎖，所以我們已經擬定了一個測探的計劃，要把法國本部以及海外領土上的礦藏查勘一下。處理礦砂及提淨鈾鹽的工廠，已有幾所建造起來，而且都已開了工。

再從另一方面說，在巴黎郊外的沙鐵龍砲台 (Fort Chatillon)

附近，我們可以造幾處工場（機械工場與電子管工場）及實驗室以供在物理學方面在化學方面研究鈾堆之用。

在離開巴黎十五英里處的薩克萊高原（Saclay plateau）上，我們正在建築核子學研究中心站內有物理實驗室化學實驗室生物學實驗室，皆附屬於兩座實驗鈾堆，鈾堆所用延緩劑一爲重水一爲石墨。我們還要在那邊建造各種粒子的強力加速器。

再隔兩年以後，我們就有一批受過完全訓練的物理學家、化學家、生物學家以及工程師這支生力軍，一定可以推進我們的工作。他們的努力，將使我們也能從法國有過很多貢獻的重大發見中獲得很多益處，且使法國盡其一分子的責任在工業上求原子能和平應用的發展。

根據人工放射現象而來的偉大研究工具，我們一定也能夠拿來放在法國科學家的手裏。

原子能的解放乃是人類對於自然的新勝利，不幸這新勝利竟以猙獰的面目出現。不過科學家都深知這一個科學領域有和平的境界，有光明的前途：新式動力廠，人造放射元素的大量製造及其在化學上，在生物學上，在醫學上的用處等等。人造放射元素乃是非常重要的產物，因爲它可以引起重大的發見，這些發見的應用將伸展到人類生活的每一角落裏去。

在此原子時代初放曙光之始，我們覺得自己所處的境地，猶如剛發見火一樣。那個時候，人類雖知用火以取煖，以取光，以煮物，但是誰又想到今日有蒸汽引擎，有火車頭，有蒸汽渦輪呢！

法國的原子科學家莫不忠於文化與自由的傳統信條，他們未嘗一刻解怠，擔當着發展原子能和平應用的任務。我們必須努力促使此後的數年實現人類對於窮困愚昧所獲的新勝利，此等勝利，唯有各國在自由與互相信任的空氣中合作，始能招致。我們所珍愛的科學界，過去是有這空氣的，現在非再有這空氣不可。

派埃爾的意見

英國科學家對於國際控制原子能的需要，其注意之密切並不遜於美國的同道。其實他們正同隨便那個英國人一樣，要從受攻的一方面來想像原子戰爭，於是有更注意於此需要的傾向，因爲他們曾領教過轟炸的經驗，又因爲英國的地勢很容易受原子炸彈的攻襲。把這種迫切的需要向大衆說明時，往往覺得大衆肯完全接受任何有希望的控制計劃，即使損失一些國家的統治權也無妨，而且並沒有表示不願承認任何合理的調查制度。然而每人的確抱着很強烈的懷疑態度，不知控制之是否可以在政治上辦得通，換言之，不知是否有什麼希望，可使各大強國同意於一個實際的計劃。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的進展簡直不能使人祛疑。

抱有較大希望的人，都自己問自己，他們可以做些什麼事情，幫同獲得此問題的合理解決。英國的一般公民，究竟可以幫些什麼忙呢？沒

有一個最後計劃是有價值的，除非這個計劃爲美國所承認，因爲美國是目下原子炸彈與原子武器廠唯一的主人，而且是最大的工業國。沒有一個計劃是有價值的，除非可爲蘇聯所接受，因爲蘇聯是唯一的強國，足與美國分庭抗禮。在英國，我們似乎沒有什麼辦法。

然而我們知道，美國與蘇聯都不想再來一次戰爭，至少不想來一次原子戰爭，又知道他們對於此一問題的利害關係，實由恐懼對方而起——分析到最後，無非是個循環：甲恐怕乙，因爲恐怕甲而有突如其來的行動。這當然就是國際控制計劃所欲設法消除的困難，但是這困難又阻礙了大家同意承認一個控制計劃。

在這種局面之下，英國因爲不特在地理上抑且在多方面處於美蘇中間的地位，應當有最重要的調停作用；然而這種作用決不能由公衆的行動與宣傳來扶持——這實在是一個外交上的問題。

依我看來，就英國而論，科學家的工作並非一件出出風頭的工作。我們必須常使公衆的意見不忽略這個問題的重要，而且隨時準備支持或批評任何計劃，祇要該計劃在將來可以到達一個階段，在此階段可以就現實而談論該計劃可以實行的內容。我們必須幫同加強公衆的急迫感覺，倘若公衆不急，就沒有一個民主政府會在多難之秋，對此一問題繼續予以深切注意的。

愛因斯坦與美國原子科學家協會的聯合宣言

兩年前的今天，第一顆原子炸彈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地帶上爆發。在這過去的兩年之中，代表美國原子科學家大多數的美國原子科學家協會，一直堅持着一個理論，卽世界不趨大同卽趨毀滅。爲了要使世界不趨毀滅起見，我們一致主張把原子能以及具有大量破壞性的一切武器置於國際控制之下。

我們一開頭就知道這必定是一件很困難的任務，而現在的一無進展，更令人覺得有些氣餒。實際上已有一班人承認失敗，甚至建議取消聯合國的會議。不過我們這班人，卻仍一貫初衷，在此發明原子炸彈的二週紀念日（按新墨西哥州第一顆原子炸彈係於前年七月十六日投下）發表我們的信仰，以爲公衆人士的關心，比了在設立聯合國機構之時，更爲迫切。

在過去兩年之內，我們已經獲得了許多可貴的教訓。我們現在又知道，原子能的問題，不能離開了別種問題的考慮而獨獲解決。同時，我們堅持我們的見解，以爲人類的安全，不到世界不受原子能威脅之時，不能得到確切的保證。每一條趨向大同之路，必須走一走，而聯合國及其附屬組織所可供給我們的便利，必須充分予以採用。

格魯芙士將軍的意見

曼哈坦工程區於一九四二年成立的時候，它的使命是研究原子炸彈。我們在那時希望原子炸彈將成爲決可終止戰爭的武器，原子炸

彈會少犧牲幾十萬美國人的生命。一九四三年初，卽已很淸楚地看到，假使這原子武器能一如理想而有極強大的力量，則也許竟可藉此將戰爭永遠制止實現人類自古以來的夢想。本來的目的是達到了。有決定性的武器是產生了，這武器果然終止了戰爭，果然拯救了數十萬美國人的生命。但是第二個目的還沒有達到。

巴洛渠在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席上，發表他那篇開辯論之端的演辭時，曾說：「生與死，由我們選擇。」這句話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四日說的。此後，該委員會也曾費去不少的勞苦，將巴洛渠建議中所含的原則，由籠統的敍述變爲比較詳細的條款，而且以十票對二票將各條款通過，載入該委員會的年終報告。現在該委員會又在着手準備更詳細的本年度年終報告。同時，有一個（祇有這一個）不同於巴洛渠建議的新建議，已經提出。但是這個建議似乎沒有什麼保證安全的辦法。由此可知，聯合國尙無明確的表示，準備如何選擇。假使所選擇的是大家都願意選擇的，那麼必定也是積極的，停着不動，必然要引到我們所怕的一邊去。巴洛渠的建議是非常公平的。他所擬的各條，並無任何傾向要教美國佔便宜，教其他大小各國都吃虧，而是要把如何阻止大國作戰這個歷史上的老問題解決，藉以確保全體愛好和平者的福利。我早已希望各國到現在應該已有了一個可予承認的協定，而不再像有幾國那樣的繼續提出不能獲得解決的建議，把問題的爭點掩蔽掉。

祇有幾國要和平，這是不夠的。所有各國必須誠意的聯合起來，努力獲取國際間的協定，此協定不但可阻止原子炸彈以及其他大量毀滅性武器之使用，而且可以阻止戰爭的發生。原子能之必須加以控制，引起了疑懼的流言，我們切不可爲任何流言所蔽塞，須知十年以前，無論何國都還不知原子能是什麼東西哩。

* * * * *

按前年筆者曾推測今後原子能之利用，必定側重在軍事方面，而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無能力足以解決原子能的控制問題，今果不幸而言中。聯合國原子能委員會討論了兩年，多了幾份堂皇豐富的報告，其作用是否不過同於過去的李頓調查團報告書固然不可武斷，但是蘇聯在貝加爾湖等處積極研究原子炸彈；美國在長島新闢原子武器廠，有三萬人日夜工作；美國調查全國山洞，已進行了兩年；李聯賽宣布積極製造原子武器；這些都是事實。試觀以上各家的意見，都是宛轉曲折，頗有欲言不敢而又不欲不言的情形。但是他們都有一個共同觀點，卽控制原子能與避免戰爭，須出之以全體誠意合作，互相信任，爲全人類福利着想，並討論到問題的各方面。就事實的發展而論，此等意見之是否也能成爲事實，眞難說得很。止戈爲武，這戈究竟應該拿戈來止，還是拿人類本性中的良知良行來止，恐怕各有各的意見。歷史教訓我們，以戈止戈，止的是別人之戈，而要想止別人之戈的結果是自己之戈爲別人所止。際此物質文明壓倒精神文明的時代，歷史的教訓，又有誰肯理會它呢？



戰後世界各國貧窮化的傾向

瓦爾加(Eugen Varga)著
吳清友節譯

戰爭經濟本身含有交戰國貧窮化的傾向。

交戰的資本主義國家之貧窮化，是從戰爭經濟性質的本身中產生出來的。首先是總動員，從生產勞動方面吸收了極大部分有勞動能力的人民，這——在其他相同的條件之下——可以引起價值生產相對的減少。

工人以及現有生產機構的其他頗大部分，被移作武器、軍用品，以及製造這些東西所必需的生產手段的生產之用。同時武器和軍用品，原則上與一切其他商品不同。它們不是爲進一步生產商品之目的而服務的生產手段；這不是政治經濟學上分類的第一列商品。但這也不是通常意義的消費資料。它們不是可變資本，它們不爲在勞動過程中所消耗的勞動力之恢復而服務。既不是生產手段，也不是消費資料，它們乃是破壞的工具，利用最終地消滅了它們；它們在戰場上已變成了碎片，自然不能回返到資本的循環中去。

除了武器和軍用品之外，軍隊也消費了其他應有盡有的商品，而且消費率非常之高。在貧苦的國家中，軍隊中糧食的消費，也比戰前平民的平均標準要高得多。最後，再有由戰爭行動本身所招引來的價值之破壞：船隻的沉沒，空軍的轟炸，以及退却和設防城市砲兵射擊的結果之破壞，使製造廠、建築物、鐵道及商品儲藏有系統地消滅。

這些因素——從生產中取去勞動力，槍砲和軍用品的大量消耗，軍隊對許多其他商品之強大的消費，最後，由戰爭本身所喚起的破壞，——是引起戰時貧窮化傾向的基本因素。

我們着重指出，這裏說到的不是法則，而是傾向。後者的作用，可能因特定的反傾向而緩和，而且它在某種具體條件下，可能被克服掉。

貧窮化的傾向只在下列場合，達到它自己完全的展開。當交戰國的經濟呈現出我們稱爲『完全發展的戰爭經濟』之圖景的時候，它與只在不同程度上局部地被移到戰爭軌道上去的經濟，是有區別的。成爲完全地發展起來的戰爭經濟之存在所必需的主要條件是：

(A)完全的動員。

(B)有相當數量的軍隊，參加實際的作戰；軍用品、武器、軍用材料等等相當的支出。

(C)軍事行動多少相當地延長。

(D)在本國的領土上發生戰爭行動。

具備一切這些條件，歸結到全國的『消費』：軍隊的消費，平民的消費和戰爭的破壞，總數超過現有的產品，結果軍費的大部分，是用戰前全國所有的實在財富之減少來彌補，即是用全國貧窮化的方法來彌補。

差不多一切歐洲的經濟學者，都承認資本主義國家戰時經濟中貧窮化的此種傾向。但在這次戰爭中，也有若干交戰國，例如美國和加拿大，卻沒有貧窮下去。相反地，它們的國民財富比大戰前它們所有的反而增加。雖然它們送出大批各種各樣的軍用材料到同盟國去，沒有得到任何的等價物（按照租借法案提供的，加拿大參加英國戰費的負擔數達十億美元）。這一事實，驟然看來好像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戰爭經濟中貧窮化傾向之存在的斷定相矛盾。

戰爭時間內，就在美國也沒有發生貧窮化，然而在這時期，私人的新投資比戰前少得多。戰爭年份內國家的投資是很大的，但在美國和加拿大，所以沒有看到戰時的貧窮化，實由於下面諸原因：到一九四四年年底以前，在這些國家中並沒有發生上面所指出的那種意義的『完全發展的軍事經濟』。一九四四年年底之前，美國的武裝人員只估人民的百分之八至九。在一九四四年之前，即是在法國登陸之前，美國武裝力量的軍事動作相對地不大。在這之前，美國各種軍隊：陸軍、海軍和空軍的士兵參加鬬爭的，從來沒有超過一百萬至一百五十萬名。因此，武器、軍用品等等的消耗，也相對地不大。在中介時間中，美國武裝力量參加戰鬬行動的比較不多。最後，在它的領土上，沒有發生任何破壞的情形。關於加拿大以及英國的其他自治領，也應當這樣說。

應當加上一點，各交戰國中削弱貧窮化傾向的反傾向，在美國特別有力地表現出來。因為勞動力、固定資本、原料和土地的後備，平時在這裏被利用的只是一部分。現時我們只須列舉出下列最重要的反傾向：

(A)戰爭把原有的失業者吸收到了生產的過程中去。

(B)勞動時間的延長，用生產合理化，生產過程分解為若干組織部分，以及生產自動化的方法，來提高勞動生產率。

(C)用禁止若干種民用工業品之生產，禁止住宅之建設，糧食、衣着之消費標準等方法，來限制平民的消費。

(D)利用其他國家的資源來滿足，特別是戰時經濟的消費。

美國在戰前的失業人數約有一千萬人，婦女在工人中僅占相對的小部分，產業工人工作時間的平均長度，在戰前每週總共三十五小時，而在戰前固定資本被利用的亦未超過百分之六十七點五。在美國，國家在長時間中甚至還在戰前的歲月裏付給農民大宗津貼，以求減

少小麥、棉花煙草等的播種面積。遇到必要時，美國可以利用美洲大陸一切其他國家資源，——這一切都使削弱貧窮化傾向的反傾向佔了優勢。但在大多數交戰國中，首先是在大陸歐洲各國，現有貧窮化，是完全不可爭辯的。

發生貧窮化的物的形式，包括各種國民財富在內，在企業和商業方面的商品及原料之儲藏業已減少了。建設物、鐵道及機器損耗了，耕地枯竭了，因爲沒有充分的肥料。牲畜的隻數減縮了，並失去其體重，森林被斫伐了，諸如此類。在個別的家庭經濟中，糧食的儲藏減少了；長期使用的商品成分像具、衣著、靴鞋、家庭用具減少了，以及質地惡化了。依繫於個別國家具體的條件，貧窮化在有些領域內強烈些，而在別的領域薄弱些。

這裏很重要的，是業已開始的貧窮化本身包含此種過程不斷加速的傾向。機器的損耗減少了生產。牲畜隻數的減少及其成分的惡化，是意味着土地耕種的惡化，從而也是收成的減少。作爲此種結果看待的勞動者食料的減少，歸結到工人產品進一步的降低，如此類推。當全國沒有最後枯竭的時候，一個鍊環抓着另一個鍊環。

在戰時完成的貧窮化，與作戰的最重要生產部門新投資的擴充，攜手而行。戰爭時期內，在一切大的交戰國中，都建設了新的飛機和坦克製造廠，生產電力、鋼鐵、液體燃料、人造橡膠的企業等等。美國軍用工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在戰爭的時期內建設起來的。在許多國家中，也施行新鐵道線、輸油管及戰略幹線之敷設，與新航程相配合的新港口之建設等等。

* * * *

雖然大多數交戰國貧窮化的事實，是十分明顯，而且誰也不能加以反駁；可是目前還難搜集指明個別國家此種過程的充分可靠的數字材料；有待將來戰後的調查。對個別國家貧窮化程度纔能得到最後數字。因此，下面所引證的對照，只能作爲我們所說的一般論點之描寫。

受到德國佔領的國家，自然特別貧窮化了。德國掠奪了它們，逼迫它們的整個經濟爲德國的軍事機構而工作；而在退却時，則無情地蹂躪它們的領土。這些國家的情形，可以舉出法國爲例。雖然，應當指出，德人迅速退却，以及抵抗運動的隊伍成功地活動的結果，法國所受的破壞，要比義大利、南斯拉夫、波蘭或匈牙利受到者爲小。

在佔領的期間內，希特勒派逼迫法國付給六千億佛郎，作爲『佔領的支出』。按照同盟國所確定的市價，每五十佛郎值一美元計算，那麼這個總數就達一百二十四億美元左右。至於德國士兵實行的個人掠奪，更不用說了。法國貧窮化的其他嚴重因素，是在許多年中，從國內被奪取去兩三百萬工人——戰爭的俘虜和『被徵募者』，即是大多數被強迫地趕到德國去的工人；爲着德國作戰目的的生產機構之利用，由於在法國本土上的戰爭行動：大西洋港口、鐵道，以及同盟國及德國空襲的結果而破壞了。

無疑的，戰時法國的國民財富受了很嚴重的損失。祖國叛徒們——力圖用服從希特勒制度並與他『合作』的方法鞏固自己對法國工人統治權的法國反動派的怯懦和賣國的政策，使法國受到負擔很重的損失。

美國官方的資料來源，提供德人掠奪比利時的一般統計材料。一九四三至一九四四年，德人利用了全國生產的百分之四十五。按照一九三九年的價格計算，比利時的國民收入從戰前的六百四十億佛郎減少到一九四四年的二百七十五億佛郎。顯然的，這發生了全國很嚴重的貧窮化。

在曾被德國佔領，以及過去是它『同盟者』的東歐各國經濟中，曾經有過更加嚴重的貧窮化。以匈牙利為例，匈牙利的製造工業被消滅了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它的產品不足平時產品的一半。破壞的結果，許多最重要的礦山中，有很多沉沒了。經德國掠奪以後，剩下的馬匹不滿百分之二十五，牛為百分之三十。運輸受到的破壞最為厲害，只留下機車百分之十二，以及車輛總數百分之八左右。

我們在一位美國作家方面找到關於一九四二年前大陸歐洲牲畜隻數減少的統計材料（單位一百萬頭）：

類別	一九三九	一九四二	減少（百分數）
羊（十四國）	七八·四	七二·八	七·〇
牛（二十一國）	九五·九	八〇·二	一六·〇
豬（十七國）	六六·三	四八·一	二七·〇

無疑的，一九四三至一九四五年減少的數目，比戰爭的最初三年半時期中還要多些；可以假定，在歐洲大陸上剩下的牲畜隻數只有一半左右。

關於戰時英國貧窮化問題，有下列的統計資料：

一九四五年出版的英國『白皮書』，指出資本變動（Capital wealth）的下列數字（單位百萬鎊）：

	一九四〇年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二年	一九四三年	一九四四年	五年內
本國	(+)七六	(-)八一	(-)七八	(-)一二三	(-)一八八	
國外	(-)七九六	(-)七九五	(-)六六六	(-)六八四	(-)六五五	
總數	七二〇	八七六	七四四	八〇七	八四三	三九九〇

資本在國內的實際減少，還要多些；因為『白皮書』採用的每年商品儲藏的價值，是按照是年的價格計算的。如果對戰時所發生的物價昂貴，以及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國民財富進一步的減少加以糾正，那麼，資本實際減少的總數，計有十萬萬鎊左右。

與私人財產容量的此種減少相對立，是採用戰時所建設的國家製造廠方式的國家財產之增加。我們不知道它們的價值，然而在戰爭結束之後，這些軍用製造廠的絕大多數部分，都成為了不需要的；因此，現在它們的價值並不大。

在美國進行借款談判時，英國代表團向美國人提出的官方統計資料，提供了介於一九三九年九月，及一九四五年六月這一時期內英

國國民財富減少的下列數字（以一百萬鎊爲單位）：

國外投資的出賣	一、一一八	轟炸的損失	一、四五〇
國外債務的增加	二、八七九	未被更新的固定資本	八八五
黃金及外幣等儲積之減少	一五二	船舶及貨物的損失	七〇〇

與商品儲藏的減少在一起，一切減少總數計達七十三萬萬鎊，即是佔英國國民財富，主要是外國投資的四分之一左右。

如所看到，英國不僅損失了自己國外投資的大部分，而且除此之外，本身還欠了其他國家大筆的債務。戰時印度、埃及等所提出的要求也超過二十萬萬鎊。根據租借法案所負的債務，我們沒有計算在內。顯然的，如果沒有用商品入口的方法，或者用英國國外投資來付償的方法，以及用獲得外國信用的方法來利用其他國家的資源；那麼，英國本國實在的貧窮化，還要大些。

如以上所已說過的，美國在各交戰國間佔了特殊的地位。它在戰前未被利用的巨大準備金，使它能夠有力地提高戰時的生產，同時直到一九四四年六七月間，美國本身所消費的武器和軍用品依然相對地不大。結果，在戰爭時期內，美國用建設數達二百億美元以上的新製造廠的方法，有力地擴充了自己的生產機構，提高了農村經濟的生產，並增加了牲畜的隻數。除此之外，戰時利用了平時未開發的巨大資源，使國民財富的保持，成爲可能，雖然生產的大部分曾用於戰爭。

用於平時生產目的的固定資本，戰時在美國也減少了。然而，十分明顯，美國與歐洲國家不同，它在戰時眞的發財了。可是只有將來才會指明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這完全依繫於專爲戰時生產而重新建設起來的生產機構的一部分，能夠利用到什麼規模，以及這一部分在平時，在何種程度上才成爲多餘的，不宜於利用的，而且本身沒有眞正價值的。

爲着戰爭目的而施行的固定資本的擴充，在戰爭結束之後，到何種程度，成爲國民財富實在的增加，——這依繫於技術和經濟的因素。在技術關係上說：一切係繫於軍備生產所製造出的機器、器械、車床等等能夠自然地利用爲平時商品生產到何種程度。可惜對這些問題，我們在美國書籍中沒有找到充分可靠的統計資料。杜魯門的報告，提供關於轉到平時生產所必需的時間，說到對這所必要的新投資的指示，但他沒有牽涉到生產手段的那一部分，在技術上宜於平時用品的生產的問題。某種標誌允許假定，生產手段約有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技術上不能被用於平時消費商品的生產。

至於說到經濟上利用戰時所達到的固定資本之增加的可能性；那麼，應當確定地預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二十年中，固定資本只被利用到百分之六十五的那些社會原因，同樣的也在戰後發揮其作用；結果，現有巨大固定資本之利用，將要更少。無論如何很明顯，如果無條件地考察美國戰時所發生的作爲國民財富增加看待的固定資本擴充的規模，在戰後也是一樣，那將是錯誤的。



我與羅斯福失和的始末(三)

——羅氏的雄圖——

James A. Farley 著
馬清槐 譯

我的未蒙邀准參加戰爭，可以說是我公務上唯一的遺憾。當戰爭爆發時，我立即請求放棄政治，專事組織國內的生產力。我自信可以有所成就，但我的請求未蒙採納。珍珠港事件後，我又毛遂自薦，願於任何能效勞的部門工作，但總統對我一意壓制。這顯然是因為我反對他連任三屆的緣故，而反對的經過，也就是本文所要敍述的。

遠在一九三六年以絕對多數的票選奠定其連任二屆的基礎前，第三屆的連任問題就開始醞釀。總統雖否認有此野心，然終年熙熙攘攘的政治集團，未嘗稍有氣餒。一九三八年七月，白宮招待各報記者，畢茨堡報館的貝金斯君(Fred W. Peikins)問道，「總統先生，厄爾州長(Earle)說你想競選第三屆，你能否解釋一下？」

「天氣很熱囉，」總統笑着說。

「總統先生，你願意告訴我們是否擬接受第三屆的當選嗎？」紐約時報已故記者波斯脫君、(Robert Post) 突然發問說。

「波斯脫應該戴上一頂笨學生的帽子，到教室的角落裏去站着面壁。」這便是總統的回答，後來在故事中和諷刺畫上傳誦一時的。

「總統先生，你去冬的聲明是否完全包括這第三屆的競選？」毫不畏葸的貝金斯追問着。

「貝金斯亦得戴上笨學生的帽子，」總統機敏地答辯說。

這段插話非特未收闢謠之效，反而惹起更多的臆測和推斷。

自一九三六年當選以來，羅斯福念念不忘於他的蟬聯問題。經一九三八年民主黨的幾番挫折後，他對一九四〇年的民主黨全國代表會議及總統競選，更加注意。在他看來，凡在國內聲望增加的人都是他的繼承人，但每一個人都缺乏入選白宮的資格。競選的日期愈迫近，他的責難愈苛。迫至最後，他儼然自信，能兼備治國之資格及經驗者，唯有他一人而已。

在黨內為物望所歸的有才幹和經驗的人，往往不能因此而被舉薦為總統候選人。許多可能成為偉大總統的人才絕難有被提名之望。共和民主二黨全國會議所屬目的人物，胥視其能否獲致多數票選而

定，至於他榮任總統後能力是否勝任，只是次要的考慮。

一九三八年冬，報紙上常加討論的三個人是加納（副總統）、赫爾（國務卿）和法萊。我有理由相信，在三人中間，羅氏是寧願看見我充任候選人的。這話的意思並非說他對我特別中意，而祇是三人間的抉擇罷了。我以為他無論如何不願甄擢加納的。他反對加納的保守。雖然他覺得赫爾考慮太多，行多迂拙，不是良好的行政人才，但總較加納略勝一籌。至於我自己，我斷定他不滿意我的宗教和背景，認為是競選總座的一重障礙。

茲錄出一九三九年春所寫的備忘錄中的一段，也許最可以說明當時的情勢。

「總統不擬自動的謀聯任，使我的心很安慰，但也許會因別人的勸告而改變宗旨。我不知道他心目中，繼任人選，已否決定。苟彼必須於此際作一選擇，則余信其或將就霍布金斯(Harry Hopkins 商業部長、）傑克遜（Robert Jackson 最高法院法官）及墨菲（Frank Murphy 最高法院法官）三人中，依次予以考慮。

「然因一九四〇年情勢之發展，亦有變為加納、赫爾或法萊之可能。如余協助加納或赫爾取得候選人之地位，則副座一席，當捨余莫屬。如羅氏有倦勤之意，不擬參加競選，則或將於上述數人中，予以抉擇。但羅氏個性甚強，勢必堅持彼所提出之繼承人選。」

在一九三八年的兩次選舉以後，直至十一月十五日，我才有單獨晤見總統的機會。在白宮，我看他心緒不寧，態度冷淡。我想等他心情好轉一點，然而當他還是愁結不歡的時候，我便耐不住再守緘默了。

「老闆，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想提供一點意見？」我開始說。

「你開腔吧，傑姆，」他粗暴地說。

「嗯，我想你從溫泉回來時應該同國會議員舉行一次聚談。我特別指那些反對你的最高法院方案、以時計算工資法案、改組方案等的參衆二院的議員——」

「我深願能接見他們——」他插嘴說。

「喂，慢些；讓我講完了，」我接着說。「我以為應該跟他們來一次座談，討論各項問題。畢竟，你必須與他們共同生活，他們很多是六年來始終擁護你的舊部。」

他默然不發一言。

「與國會有關的，我連帶想起副總統，」我說。「我以為加納是於你最有裨益的。每一個議員都企仰他，他舉足輕重，能夠幫你很大的忙。要是我做你，等他回京後，應該找他作一次懇切的長談。」

「不錯，」他含糊地回答。根據他的腔調，我知道他不很信任加納，覺得加納是反對過他的立法的。他雖未明言，但我完全明瞭他還在把法院方案最後失敗的責任諉諸加納，而事實上他是力不從心，愛莫能助的。

嗣後除出席國務會議外，我有一個多月沒見到總統。在這時期中，

歐洲的風雲日趨緊急。希特勒在德國加緊對猶太人的迫害，促使威爾遜大使（Hugh Wilson）返國述職，實陰含召回之意。同時，費里浦斯大使(William Phillips)亦自意召回。幾次國務會議均對德意軸心作嚴重的商討，對於東京方面的企圖，亦作不可樂觀的預測。我沒有記錄這些重要的會議，因爲深感談話的內容關係國家過鉅，未便攜出戶外。

十二月十九日，繼余任郵政部長的華格(Frank C. Walker)跑到紐約城來看我。他的訪問是由總統的一席談話所促成的。「傑姆，我希望你不要讓任何事端發生，以造成你與元首間友誼的破裂，」他說。

「我明瞭你的態度，佛朗克，」我說。「如果你的慮權有何根據的話，我可以說那決不是我所給你的。就我而論，我實在是問心無愧。總統和你都知道，我不滿意目前進行的若干事項和處理的方法。可是我並無飄然遠引的意思。」

「你應當時常多同他見面，」他建議說。

「我祇有等他要召見我的時候纔能碰到他，」我說。「每逢我以爲應該晉謁的當兒，我總提出要求。然而坦白的說，我覺得他正在把我擯諸門外。」

兩天以後，在總統桌邊的茶會席上，他的態度非常和藹。因爲總統一反常態，於某數問題，殷殷以意見垂詢，顯然華格已經把上次的一番談話報告過他了。

「我照你所提議的去訪晤加納，」他開始說。「不過恐怕我們的關係未見進步。傑克現在竭力反對支出方案，他反對捐稅方案，也反對救濟方案。他似乎什麼都要反對，而又提供不出具體的意見。批評是一件事，可是能夠提出解決的辦法卻又是一件事了。」

我們討論幾項官職的任命。當我提起威爾遜總統任內內政部長之子勒恩（Franklin B. Lane）的時候，他搖手忙說，「不行。」他沒有解釋，然而據我的猜測，在老勒恩的手裏，他大概受過真正的或想像的淡漠。總統是個睚眥必報的人。他的左右覺得他對於巴魯契（Bernard Beruch 美國財界元老）的冷酷，是因爲巴魯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任職頗有勢力的軍需工業聯合會的理事長時，曾經簡慢了其時任海軍部次長的他。

一九三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我應召到白宮去，討論到一九四〇年的政治問題。

他問起在亞爾巴尼所舉行的「法律通訊員」的聚餐大會，而於雷門（Lehman）、拉·加地亞市長、史密斯（Al Smith）、及地方檢察官杜威（Deway）諸氏的演講，尤多垂詢。我報告他說雷門、拉·加地亞和史密斯的演講僅寥寥數語，無可置議；惟杜威費時達十七分鐘之久，於共和黨領袖辛潑遜（Simpson）抨擊不遺餘力。我認爲在他的立場而言是不很聰明的。我又說杜威態度倨傲，使我討厭，恕我不能對他作持平之論。

「我也有同感，」總統說。「他妄自尊大雄心勃勃。他想榮任總統或以爲自己是負有那種才能的。」

「老闆，報館的記者時常川流不息地來問起一九四〇年的大選，」我說，「我曾經始終如一的告訴他們，凡未經總統發表而貿然正式宣佈者，都是腦經糊塗的人。」

「不差，傑姆，」他批評說。「眞的，你覺得加納的候選地位如何？」

「坦白說，我以爲加納在這時期不是個重要的候選人，」我回答。「我最近同他談過，他完全出自本意的提起總統的職位。他含着熱淚告訴我，他希望你平安無事，因此他可以不必擔負執掌政府的重任。我知道他絕對是誠摯的。他很愛戴你，老闆。」

「我聽了很高興，」他說。「加納自稱不願做我的繼承人，我相信那確是肺腑之言。」

數日後，當他招待英皇和英后的時候，他對我是冷淡的。法萊夫人和我偕同國務院其他各部部長夫婦，聯袂赴佛爾嫩山去乘坐帕托瑪克號游艇。天氣是炎熱的，然而總統對我的態度卻冷酷得像冰一樣。他的倨傲，或許是他不拘俗禮同皇族隨意談笑的結果。無論怎樣，縱使是個善良忠誠的僕役，我覺得也應受更友好的對待的。

我歡迎英皇英后的訪問美國，並且以爲他們在困難的環境下，應付非常得體。在著名的英國大使館的園會席上，當加納掌擊英皇的背項以告訴他一件故事的時候，我幾乎笑得喘不過氣來——並非他的姿勢或故事令人發笑，而是幾位英國人的驚惶的神色，使我捧腹不置。總統在他私邸裏宴請這對皇室的貴賓，法萊夫人和我沒有受到邀請。

七月，我摒擋作歐遊之計，抽暇前赴國會以踐行副總統的便餐的約會。在尾食之後，他掏出一枝長長的雪茄來，小心地燃點着。在嬝娜的烟霧中，在濃厚的睫毛下，他瞪着眼睛端詳我，然後突然談到問題的核心。

「傑姆，我決定打開天窗說亮話，」加納開言說。「我要讓你明瞭我的確切的立場和我的觀感。我是指那第三屆的競選說的。傑姆，我不能擁護一種連任三屆的勾當，爲着黨的幸福，我決定不惜犧牲以謀對抗。我沒有覬覦總座的意念，這話希望你先能相信我。上帝知道我毫無半句的虛言。」

他的眼睛裏閃耀着眼淚，他的聲音帶着信心。

「傑克，你對我說不想做總統，我是信得過的，」我說。「你的話我向來以爲是很可靠的。」

「謝謝，」他說。「我已從政四十年了，在這現階段的事態下，我不能拋棄曾經幫助我的人民，不加理會。對於競選第三屆這樣的嚴重問題，我尤其不能袖手旁觀。現在，感謝本黨和我的朋友，我覺得我是唯一能夠提出反對的人。」

「那是不錯的，」我承認着。「不過，我不敢確定應該在何時定奪。我從前以爲至遲是八月一日，現在卻覺得我們或許要等到明年正月

了。」

「提起我們，我倒要問你一個問題了，」他說。「如果你認為不適當，儘可不必答覆。傑姆，你是否反對第三屆的競選？」

「是的，」我回答。「不過千萬請你嚴守機密。」

「我決不聲張，我重視你的推心置腹，不把我當外人看待，」他懇切地說。「我們倆可以聯合起來，阻止羅斯福的野心了。」

「恐怕我們未必有那種需要，」我說。「倘使總統到正月初還不向我宣佈，我一定要以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的資格去詢問他的計劃的。他一直跟我若接若離，我必須自己承認，這確有點使我忿恚不平。」

「唉，傑姆，你難道說你還不知道他對你冷淡的原因嗎？」他問道。「顯而易見的事實是他在嫉妒着你，傑姆。你在政府和人民的眼中已經驚人地增高了你的地位，他正就是妒忌着你的深得民心。」

「我覺得難於置信的，」我說。

「嗯，你仔細思索一下便會恍然大悟的，」他說。「他妒忌赫爾，為了他深受人民的愛戴。他妒忌我，為了我在國會裏的聲望。照例，眼看着黨同志的前進他是應該自感快慰的，他自以為願意扶掖同僚，然而實際上他是並不喜歡的。」

幾天之後，我在俄亥俄州的哥倫布城，出席郵政局長會議。當我與郵務部通達每天例行的長途電話時，他們報告我說支加哥的孟台倫主教(Cardinal Mundelein)正在同總統共進午餐，曾經約我會見。我的電話轉接到白宮，主教問我等他到紐約時是否能抽空去拜訪他。我同意答應了。

在飯店的一套房間的寬大的會客室裏，我發見主教正在閱讀他的日課經。他在書葉間夾了一條絲帶，然後把書放在一邊。房間裏祇剩了我們兩個人。

「我在白宮作了一次最愉快的訪問，」他說。「總統眞是個偉大的人物。他處於現在的地位是最可慶幸的，我希望他仍舊就在那兒。我相信他會作第三屆的競選的。」

「他這樣說過的嗎？」我急切地問道。

「不，」他慢吞吞地回答。「不，可是如果他眞的參加，我希望你擁護他。我想我可以告訴你：他很殷勤的問起你，也用最誇獎的語句來談起你。」

「我聽了很高興，」我說。「我決不厭聽他那番說話。」

「傑姆斯，」他熱情地對我端詳着。「你向來跟我是最坦白的，所以我纔毫不顧忌的對你提起一件最機密的大事。我眞誠地相信在目前或者在以後的許多年，一個天主教徒決無被選任總統的可能。所以，我希望你不要讓美國的天主教再經歷一次像一九二八年那樣的風波。」

我決定不為危言所動，以採取與我理智的判斷相背謬的途徑。我

知道主教圖從白宮出來，據他的口氣承認已爲老圖的魔力所中。

「主教，關於第三屆的問題，我有我自己的見解，確切的見解；但我不以爲現在是宣揚它們的適當的時候，也不以爲你是聽取它們的適當的對象。非得等總統把他的意旨告訴我之後，我纔覺得有討論我的見解的自由。

「去年的冬天，他表示有倦勤之意。但聲明如果一九四〇年所提名的候選人不易獲得選票時，他並無必須予以支持的義務。我覺得這樣的態度殊難索解。我不能設想，他是想推翻國家的和政黨的傳統，染指第三屆的競選。」

「他會出任候選人使我十分滿意，」他說。

「根據他自己的暗示，我可不能相信。或許他願意坐觀情勢的發展，默察有無把握，然後宣佈他的主張。我想他應該有所表示的，我也祇有等他作正式表示後再說。

「至於我自己，政治上的遭遇如何，老實講我是毫不介懷的。由全國公民投票而決定的位置，於我誠無所戀戀。倘使我把政治生活整個兒的拋諸腦後，我的妻子和孩子們定然要幸福得多，在經濟上也不致再像這樣的左支右絀了。我希望你相信我。」

「我相信的。」

「那麽我要像站在聖母神龕前向牧師懺悔似的暢所欲言了。羅斯福認爲我沒有入選總統的資格，在我是滿不在乎。除他本人以外，恐怕根本不容易找到任何合格的人選。這話我並非有意挖苦他，因爲每一個總統，無論共和黨、民主黨、聯合黨或自由黨，向來都是如此的。許多具有理性、智慧和才能，判斷力毫無問題的人士，都相信我有資格。我想總統是不應該獨持異議的。」

「你爲什麽不把你的感想告訴總統呢？」他示意說。

「如果他動問，我是願意告訴的。」

主教重又提起我應當與總統作一番懇談的話。他說他斷定總統會試作第三屆的競選的，希望我能擁護他。

「主教，如果我同總統談話，你看我應該把你今天對我講起的話告訴他嗎？」

「我希望你別這樣辦，」他懇求着。

我覺得總統是請他來做說客的——總統諂媚了這位「教門的王子」以執行他的命令。

「在我告辭以前，」我熟視着他的臉龐說，「我想儘量表示我的坦白和誠實，主教。或許話不很中聽，然而它兜上我的心頭，非讓你知道不可。在教會裏面你是企圖想來感化我的政見的第一個人，而我是已經在宦海裏浮沉了三十年的。」

「那祇是因爲你引起我的注意吧了，」他說。「我有一件事想要提及，希望你不加反對。有人批評你太太法萊夫人——大概她講過總統什麽話的。」

「不錯，」我說，同時想着他這不滿意的陳訴不知是否直接從白宮帶來的。「你提起了倒使我很感欣然。法萊夫人是個忠實的妻子，她對她丈夫的遭遇深表憤慨。當從前惠朗（Huey Long）與我為難要把我提付審查的時候，總統的行徑是她畢生所不易恝然去懷的。惠朗並非與我為難，他的目的在於對付總統。惠朗知道如果把我栽倒了，間接也便是給羅斯福一記當頭棒喝。

「對於惠朗的控告，總統沒有一句話替我剖白，這是法萊夫人所永遠不能寬恕的。甚至在參議院已經判明我清白以後，羅氏仍力持緘默。她覺得他即使不為忠實及友誼所動，憑我一點工作的成績，他亦應再接再厲，誓為後盾的。因之她覺得總統是把我們當做一門窮親眷。除因公務外，我們從未被邀至白宮；我們從未在白宮消磨過一個晚上；我們從未被邀請出席喜慶之類的社交性的宴會。總之，我是一瓶在需要時必須服用的補藥，不需要時便置之高閣的。現在我已達到不願再在服用前後給人搖動的地步了。自從一九三〇年以來，我曾慷慨地供獻我的體力時間和技能，然而總統卻從未給我隻字片言的重視或感謝。」

我起身告辭，深信總統亟欲知道我的態度如何，他一定和主教有過機密的談話，即使他並沒有挽請這位教會的大員來向我作說客的話，至少是專誠來探聽個究竟的。

以後幾天的報紙和雜誌上，滿載着我和總統發生嫌隙的報道，並引述我不常到白宮的事實為證。當各方的懸測未見稍殺且有變本加厲之勢時，總統把我招請到海特公園的私邸去。時為一九三九年的夏季。

飯後，羅氏和我步入北面靠邊的一間小小的書房。他縱談政局。他談到清黨，說明守舊派的阻撓他的計劃是發動清黨的原因。他覺得民主黨如欲成功，必須採取自由主義的路線。

羅斯福繞着灣兒慢慢地談到我知道他非談不可的問題——一九四〇年的選舉。他以考慮候選人的姿態入手。

「我們先講加納，」羅斯福好像他在扳着指尖數點着。「他是極不可能的。」

「慢着，」我插言說。「我曉得他並無當為候選人的意思。倘使必要的話，他倒願意讓他的名字給反對第三屆的人所利用。」

「也許是這樣的，」他自認說。「再還有華萊士。你覺得亨利怎樣？我覺得他不夠勁。」

「我個人對於亨利是有好感的，」我說。「不過他的態度不可捉摸。一般人都說他是個夢想家，我也有這樣的感覺。」

他接着提起麥克納脫，口氣亦示不滿。他沒有講到赫爾，瓊司、墨菲、霍布金斯和我的候選人的地位。最後當他論及挽救民主政治的必要時，談鋒轉到第三屆的問題。

「我們必須挽救民主政治，」他以激動的聲調說，好像是在登壇

演講似的。「這是救國的不二法門。」

「為了救國，我想民主黨是非成功不可的。」我搶言說。「同時因為黨的成功基於國家的穩定和昌隆，我對國家有着更深的關切。」

「傑姆，」他故意曳長着抑低的聲音以增強語勢說，「為着國家和黨的幸福，你我必須在一九四〇年互相合作，正像過去一樣。」

我默不作聲，等候他的下文。他凝神地注視着我，放下他的烟捲兒。

「傑姆，我要把一句向未對別人吐露的話告訴你，」羅斯福的聲音變成動人的耳語：「自然我是不願意競選第三屆的。這話你可別對旁人說，因為如果我的決定發表過早，我的工作會發生困難的。」

「總統先生，請您儘管放心，」我力求嚴肅地說。

「多謝，傑姆，」他承認地接受着。「可是你必須明瞭一件事。我不願替一個勢難獲選的候選人賣力。」

「老闆，你身為黨的領袖，應該替任何提名出來的候選人賣力的，」我爭辯着。「我們在政綱上沒有妥協的餘地；您必須予以真誠的擁護。你得跟黨採取一致的步驟。」

他默不作答。

於是我便單刀直入地問他需要何種的候選人。他的回答是：「我必須說我希望他們不致揀中一個隨波逐流胸無主宰的庸人，而是要能同情我的行政，願意繼續我的政策的。」

關於這一點，他檢討了一下共和黨的陣營。他舉出杜威的名字，說他是個最重要的人物。我不表贊同，因為覺得共和黨是大致要推舉參議員范登堡為候選人的。

「我看杜威衹能屈居副席，」我說，「因為他是個脚踏兩頭船的人——和自由黨一起是自由黨，和保守黨一起便是保守黨。」

「你倒形容得維妙維肖，然而我還認為杜威的可能性最大，是個不可輕侮的對手。」總統說。「因此你我在一九四〇年便更有攜手合作的必要。」我沒有回答。

第二天的早晨我與羅斯福夫人共進早餐。

「我有一個直截的問題問你，希望你也給我一個直截的回答，」她向我挑戰着說。「有人告訴我不知在那兒我待慢了你太太。」

「噢，羅太太，你知道你是不肯待慢人的，」我抗辯着。

「我保證我決不肯故意對人冷淡，不過倘使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法萊夫人，我是願意盡力把它消滅於無形的，」她懇摯地說。

「請你把它忘了吧；傳來之言是不足憑信的，」我說。

早餐後，我跑去與總統告別，見他正要舉行招待記者的茶會。我就下來順便看一下。他興高彩烈。當有人向他問到我是否即將辭職時，他把頭向後一甩，怒聲地說，「他不辭！」好像他自己和我之間發生磨擦的傳說，當做世界上最可笑的觀念似的。我不禁發着癡想：如果記者們得恭逢其盛，參予昨晚的商談，他們該是多麼的慶幸，社會人士又該怎樣貪婪地欣賞這篇故事呀！



宋金攻遼之外交

吳景宏

一　宋金海上之盟與夾攻之議

甲　緣起梗概——趙良嗣之投宋與宋金通好

北盟發端由於趙良嗣（原名馬植）潛謁童貫密獻約金攻遼以取燕雲之策。是時值貫使遼，原懷覘遼虛實乘釁邀功之意，遂用其謀。良嗣歸宋經過，歷有二說。一爲與貫偕歸於政和元年之說。宋史趙良嗣傳云：

貫……載與歸易姓名曰李良嗣。薦諸朝，卽獻策曰：「女眞恨遼人切骨而天祚荒淫失道，……與之相約攻遼，其國可圖也。……」賜姓趙氏以爲祕書丞。

又童貫傳云：

貫……得燕人馬植，歸薦諸朝，遂造平燕之謀。

又李壡皇宋十朝綱要十七記是年

九……月貫遼併，與燕人馬植來歸。

他如王偁東都事略，葉隆禮契丹國志等書皆主偕歸之說。其後陳邦瞻宋史紀事本末更載同年十月植爲祕書丞一事以證實之。

其另一說爲貫約植歸宋在政和五年。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一封有功編年云：

三月……二日壬申大遼李良嗣密遣人來雄州投蠟彈云：「……比者國君嗣位以來，……引用羣小，女眞侵陵，……度其事勢，遼國必亡。……欲舉家貪生南歸聖域。……和詵具其事奏聞。

後蔡京與貫奏許之。良嗣乃來宋。按李心傳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一亦云：「政和五年夏植始自雍州來奔，更姓名曰李良嗣。」所引三國謀謨錄詳記良嗣歸宋時日與封氏編年相同。會編五十二引中興姓氏奸邪錄謂貫「邀馬植來歸，」「貫遂引馬植來奔。」卷一百引小臣孤憤野錄總敍曰：「政和中邊臣導遼人李良嗣……歸於京師。」又周煇清波別志上卷記當時高揀（嘗事蔡京）有言謂：

先是貫在北境約趙良嗣歸國，因以副使印給憑。……旣至，貫引居清職。

此說按諸史料本身價值言，似較前說爲高。爲考定良嗣確係五年

非元年偕歸起見可就下列數點分析推斷(1)良嗣「遼國必亡」之奏言究與何年局勢相合?(2)良嗣於元年究有離燕否?(3)良嗣若於五年歸宋其先上蠟書之事有可能否?(4)良嗣之除官賜姓當在何時?

(1)良嗣自謂獻策動機出於審情度勢,知遼必亡,故欲藉獻策之功歸宋,非爲富貴而然。或云:渠「得罪於其國,閒道邀貫說以取燕之策」究其內心用意何在,姑不具論。惟渠嘗言遼之必亡殆無可疑。趙良嗣傳有云:

徽宗召見,問所來之因。對曰:「遼國必亡。……萬一女眞得志,……得不倖矣。」

傳中未載召見年月。若欲推定其時,可從良嗣對言探討。考政和元年卽天慶元年。女眞之知遼兵易與,雖早在乾統三年,但阿骨打之有異志尙在二年頭魚宴之後,而女眞兵「滿萬不可敵」更在天慶四年再度敗遼之後。故良嗣「遼國必亡」之對言必不在政和元年也。

又按良嗣五年三月所投降書有云「迺又天祚下詔親征女眞,軍民聞之無不惶駭。」卻與該年情勢正合。且與遼史拾遺補三引東都事略:「是時遼人與女眞交兵已四五月,良嗣獻策」所紀相符。故良嗣之言以依封氏編年繫於五年四月十八日爲確。換言之,徽宗召見當在此時也。

(2)宣和四年六月良嗣致書遼臣李奭等約爲內應。其書中云:「頃年瀝酒於北極廟中以歸朝滅虜爲誓,倏忽十年。」上推十年爲政和三年,足證元年之時良嗣絕無離燕歸宋之事。

(3)良嗣之如約歸宋及其先上蠟彈和詵以聞之事,與當時邊臣倡興北事之時會亦合。宋史三五〇和斌傳:「子詵……在雄十年頗能偵敵。……始與取燕之謀。」會編一詳記當時情形而未繫年月。

時薛嗣昌和詵侯益揣知朝廷有意幽薊,並迎合附會倡爲北事。和詵知雄州以厚賂結納燕方豪傑士多歸之。…… 上詔令(王)師中知登州以伺其事。然未有以發。

考十朝綱要十七記政和三年四月辛酉徽宗手詔諸路將帥譚虜弛不綱,其各條上備禦之策施設之宜。據此,則可推定邊臣迎合上意當在三年之後。而和詵之納蠟彈自宜繫於五年也。

(4)十朝綱要雖云貫植偕歸於元年九月。但繫李良嗣除祕書丞在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賜姓趙在七年正月七日。按良嗣初歸宋無功,當無元年卽封官之理。且宋廷國策遲遲未決,將帥意見從無一致。直至五年二月十二日,宋廷猶「詔以北界與女眞相持,萬一豕突侵邊,令河北帥臣嚴備。」可證其雖見遼亂已殷,尙未明棄中立態度。故須俟同月三十日庚午貫領六路邊事後,良嗣始乘機於三月上降書,而除職自當在十二月也。

由此以觀,良嗣歸宋,蓋貫先與之約而後納之,非播以歸也。此其一。良嗣歸宋必不在元年而爲五年之事。此其二。然貫植既早相約,何必更涉三年有餘而後至?當因貫久難倡謀之故。惟會編一引北征紀實謂:「至二年有燕人馬植來歸。……傳旨詢問可納否?然馬植者已自藏於

童貫家矣。」又繫年要錄一引欽宗實錄童貫附傳云：「貫　約以來歸，至則藏之家。」又引鄭昂卮史云：「二年植來歸，匿於童貫家。」良嗣曾匿於貫家否？事關機密，難以臆度，但貫植之非偕歸，乃更可信。而良嗣歸宋之可能時日既為三年離燕之後，自無二年卽匿貫家之理也。

良嗣雖得仕，貫亦漸握兵權，猶未得起事之機。宋會要五二五七

政和六年八月二日詔……和詵等曰：「……比來帥臣……輒有所陳，……邀功生事。……曾不思百年誓好，……凡百舉措，當務持重，無開邊隙。」

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又詔「約束沿邊不得妄動，亦不得增添人馬，別致驚疑。」直至是年七月因蘇州漢兒高藥師等之來宋，謀燕之議始興。

藥師備言女眞勢張之情後，京貫奏請詔王師中選人偕藥師齎市馬詔泛海以往「訪其事體虛實如何？」以其未敢登岸，無果而返。宋廷疑為外廷阻撓，重和元年八月十八日詔：「監司帥臣並不許干預，如違，並以違御筆論。」由貫「獨主海上通好，密令往來，不復使外廷知矣。」

祕密外交之第一步為通好。四月二十七日遣馬政偕藥師等使金，阿骨打詰問來使之由？政對以「聞貴朝攻陷契丹五十餘城，欲　共伐大遼。」大金弔伐錄載有馬政所齎國書云：

竊聞征遼屢破勍敵，若克遼日，五代時所取燕京地土願畀下邑。

金史二太祖本紀亦記天輔元年（政和七年）十二月宋使登州防禦使馬政以國書來，文字略異，為「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所繫時日及政之官職均誤。

考(1)會編二明記政之使命，並無齎書之語。

八月四日甲寅馬政同呼延慶等行。令　附口詔傳宣撫問通議及夾攻大遼事。脫或有意，可言文遣使來議，須密論之。

又同書記政之對言云：「雖本朝未有書來，特遣政等軍前共議，若許允後，必有國使來也。」亦顯見政之未齎國書。(2)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四二引茆齋自敍雖記其父對阿骨打有「今聞女眞新疆已至蘇州……欲講舊好，故來投下文字」之語，但未言其父齎有國書。按十二月政返，赴闕時，擴隨其父行，所記當不誤也。(3)續通志四七金紀嘗評此國書云：「僅有乞地之語，未及夾攻，豈宋之始願並欲不勞而獲耶？」大抵就政所負使命言，當有面求夾攻可能，容或試探乞地，以天輔七年四月金之國書中所云：「貴國遣使航海計議，若將來併有遼國，願還幽燕故地」參證可知。若只以乞地之語載於明文，未免有失國體，且與初次祕密通好情況不合，當時金勢雖張，宋仍自視甚高，絕不至於國書中如是措辭。故就內容言，此書僅寥寥數語，似屬金人故意誇飾之詞，其僞固昭然也。(4)後來宣和元年（天輔三年）「議報女眞儀，良嗣欲以國書，……（趙）有開曰：女眞之酋止節度使，……止用詔書足矣。」據此，其前當無曾用國書之先例。(5)宣和二年二月良嗣與王瓌使金，猶用買馬名。雖議夾攻，亦只面約，未齎國書。(6)該年金首用國書作覆，有「隔於素昧，未相致於禮容。酌以權宜，在交馳於使傳」之語。此種語氣亦可

見以前雙方均未用及國書也。

由上以觀政之未齎國書，明矣。政返宋時金使隨來報聘申言「夾攻燕西二京，隨得者取其地。」「本期自取，不在分割之議。」

初步磋商既有眉目，宣和元年三月趙有開馬政再度使金，會有開歿於登州，又聞金遼議和，改差呼延慶只用登州牒送金使歸。金乃責宋中輟，拘留延慶半年之後始遣之歸。會編四記金人之囑言曰：

跨海求好，非吾家本心。共議夾攻，非吾求爾家，爾家再三遣吾家。吾家立國已獲大遼數路，其他州郡可以徇拾。……不以書示，……已非其宜。止令使臣前來議事，尤非其禮。……如果欲結好，同共滅遼，請早示國書。

可見金尚欲繼續談判夾攻也。

乙　夾攻之正式談判——由面約至訂約——宋之一度失約

宣和二年三月六日，宋遣趙良嗣王瓌使金，仍以買馬爲名，祕密面約夾攻及乞地。據良嗣自撰之燕雲奉使錄所記此次談判之結果頗佳。(1)金有許割燕京誠意。(2)平營灤三州雖不能許，但捕得天祚後可將西京予宋。(3)許將輸遼歲幣舊數予金。(4)兵不過關等。

按茆齋自敍，繫年要錄，「大金國志等書，亦記阿骨打有併許西京予宋之言，但金先則「綠在軍上不及遣使前去，止以事目一紙付良嗣回。」後來七月十八日遣使所攜覆書中又只許燕京。會編四載有國書全文，其中且聲明若宋「不爲夾攻，不能依得已許爲定。」此種歧異之由來，非金躊躇不決，尚未正式許允西京，卽良嗣還報失實，誇大其辭。

九月二十日改由馬政偕其子擴使金，所持國書見會編曰：

已差……童貫領兵相應，使回，請示舉軍之日，以憑進兵夾攻。所有五代以後所陷幽薊等州舊漢地及漢民，并居庸古北松亭榆關已議收復。……

又事目中(1)追述良嗣會得阿骨打面許西京。(2)幽薊等州指山前山後十七州。按宋廷「始議割地，但云燕雲兩路而已。蓋初謂燕雲之路盡得關內之地，殊不知關內之地平州與燕山異路也。」直至此次首用國書，始載明所欲十七州之全部州名焉。

十一月二十九日政至金，阿骨打否認曾許西京之語，且言平灤營三州並非燕京所轄。政不知元初良嗣傳言之詳，或雖得耳聞而未辨眞僞，又不明三州是否燕地，乃無解以應。按卽使金曾有許予西京之語，然旣無正式文字記載以爲根據，宋又易人出使，自有引起金翻悔可能。至於三州，良嗣固未言金嘗許割也。

金因宋所乞地過廣，又多險要，考慮甚久。宣和三年正月始遣使隨政來宋，請宋就便計度收取西京，蓋欲藉之試探宋之兵力強弱也。

外交談判至是告一段落。就夾攻政策本身言之，苟後來宋能踐約，不僅燕京可得，西京亦可藉己力收取也。會方臘亂起，宋之軍事行動遂一時不能配合外交政策。八月二十日付金使攜歸之國書只模稜云：「俟聞舉兵到西京的期，以憑夾攻。」阿骨打疑宋或又中輟，乃於十一月自將兵趨攻中京焉。

三　夾攻經過——軍事形勢順逆懸殊下之外交談判

金兵既發，節節勝利。雖遵約兵不過關，而未正式約宋夾攻。宋史徽宗紀記金曾請宋夾攻，當誤。考會編五載宣和四年三月代州所得金人邊牒謂其國軍馬已到山後平定州縣。與宋會要五二五七所記相似。又繫年要錄一：「金兵入西京，邊吏以聞。」均可證金並未正式約宋出兵也。

會方臘亂平，王黼欲其功高蔡京，爭任伐燕之議。乃乘遼分裂，促貫興師。四月十日發兵之際，徽宗授貫三策：上策取燕。中策使據燕之耶律淳稱藩。下策全師而返。貫次第行之，皆失敗。於是六月班師。旋聞淳卒，又於七月益兵再舉。

先是，金於五月得宋出兵之訊深恐不報軍期其曲在彼，尤慮宋遲以己力取燕後，必不再予歲幣，乃遣使來宋，覘宋動靜。九月抵宋之時，金勢正銳，而宋方圖雪恥，自不敢責金不報軍期。且言「縱本朝乘勝下燕亦與已許歲幣。」

時宋廷屢以敗遼為言，而徽宗又以遼之四軍強悍難制，求助於金。自相矛盾，顯而易見。會編九所載覆金事目，更無異示弱於人，明言燕地未能收復實有夾攻必要，通鑑長編紀事本末一四三記馬擴謂此事目「布露心腹，」傾身倚金，後患無窮。而良嗣則以童貫既不能下燕，惟有藉金夾功之力以得，歲幣固在所不惜也。

至是金始漸知宋之虛實，得將其外交手腕靈活配合於軍事形勢焉。於是九月見宋兵已得涿易，便欲改以西京先許與宋。迨見十月攻燕宋師全軍幾沒，又仍以燕京六州為許。蓋宋兵雖已兩敗，金猶慮其或能先自入燕，則歲幣或難獲得，故許燕京以緩和宋兵爭先之心。此時宋要當一舉下燕，則金於歲幣之外絕不至更有其他奢望。何意計不出此，竟不亟於進攻，且慨然許以「所有應關係官錢穀金帛諸物之類」歸金。此後禍源蓋本於是。

大抵宋之目的重在得地，燕西二京固其所欲，平營灤亦其所欲。惟自知力不從心，故不惜財貨以贖其地。此於會編十二所載國書及通鑑本末一四三另記御筆大意中不難窺見。殊不知外交有恃乎軍事之為後盾，金未下燕前所慮在，宋或先入，所望暫限於歲幣。及童貫再請夾攻，十二月六日金以獨力下燕後，軍事形勢既佔優勢，外交局面亦為之一變矣。

會編十二記宣和五年一月一日金之國書謂燕京既由金取得若以予宋，其地稅賦須歸金以為報。時王黼專任北事，純以「姑苟目前之利」為邀功上策。慨然允遣良嗣使金面約別交銀絹多少以代稅賦。稅賦歸金原不合理，而宋不知爭辯，已屬不智。徽宗更面許金使併予去年歲幣焉。

良嗣至金後，金又於歲幣稅賦之外併索課程。並堅持松亭關須歸其國屯戍，留一立足據點。大金弔伐錄一載其國書云：「……夾攻克捷，則事在不言。既此間得而分付，理應有報。……」竟振振有詞，索直一百萬貫物貨。

惟金雖恃強爲難，時以分軍護送燕京所獲東歸，山後告急，又遣兵應援，而張覺已據平州，不能無懼，頗懷所求太苛談判或至破裂之戒心。執意宋始終委曲求全，二月六日覆書竟慨然依允。惟仍求西京焉。

雙方談判乃轉入西京問題。會編十四引茆齋自敍記良嗣慮因西京之堅求，或反誤燕京事，不敢力爭。而擴意西京距金甚遠，必不欲守，度其必許，果不出其所料。但金已見宋有不惜金帛之意，乃爲其攻取西京士卒需賞，又得銀絹二十萬，及綠礬二千栲栳。

金已許割西京，而雙方來往國書中，及雙方誓草初稿中均未言及。但兩國事目中均有此項說明耳。其後四月訂成之誓書中，仍僅述燕京，而未及西京之交割。或以其地局面尙未穩定，故不備載於正式明文。惟就後來糾紛以觀，要爲宋廷訂約時之一疏忽也。

先是宋兵攻燕兩敗，已示弱於金。此時宋又請金往討天祚及四軍，以便照應宋兵交割西京。無異明示宋之兵力不堪一用，不僅仰人夾攻，卽交割亦須照應，宜乎金之一再勒索也。大金弔伐錄一載四月九日金國書中申言「已遣近上官員押領大軍……應會。　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請宋借糧十萬石。此事在金爲藉端敲詐，生財有道。在宋則力不從心，咎由自取。當時良嗣不得已，曾以口頭允之。

雙方外交談判至是結束，十七日金交割燕京六州予宋。其中涿易原在宋手，然則宋以萬千金帛僅贖數空城以歸耳。

二　北盟之爲禍——金之侵宋

甲　金侵宋之必然性

夾攻之議雖倡自宋，而未能踐約。圖燕兩敗，授金以隙。初則僅期歲幣之必得，繼見宋兵易與，始乘勝遼之餘威，力索財貨。宋既欲仰人成事，自不惜以金帛贖地，遂盡失夾攻原意。而其委曲求全步步退讓之情，適致強敵生心，得隴望蜀。且金所以姑予宋燕京六州以塞盟者，不僅在宋之卑辭厚幣，實受當時全燕一時不易穩定之影響。會編十六引北征紀實記阿骨打因四境不安，大毀燕京諸州城壁，以便其進退自如。時張覺外扼榆關，態度不明，天祚殘部猶在山後出沒，均不能無慮。況舉兵以來，師行已久，會阿骨打不適，遂決意暫退師出關。

金之暫退也，已存捲土重來之野心。以燕京諸州言，所有財貨悉爲席捲而去。而職官富戶官民工匠亦盡被遷去。一則使宋僅得空城，難事守備。一則擾亂民生，嫁禍宋方。其挑撥燕人怨宋，蓋有意藉此徐圖大舉也。以平營灤言，金始終欲得此三州，平州既爲張覺割據，正扼金之歸路，不得不暫行出關。然金所以力爭營平者以其「當榆關路，地平，無山川之阻，非若古北口居庸關之比。」又復兼佔松亭關，於是關內之地，番漢雜居，宋於「五關雖得其三。」天險殆已失矣。

至於西京諸州，先只交割山後地圖，未嘗以其地全部予宋。値阿骨打告殂，金兵未暇治山後，朔武蔚應等州守將遂先後納土於宋。惟不久尼瑪哈卽擅兵權，又違元議悉奪歸金焉。

故後來金兵之入侵也，兵分兩路，東自平州入寇，西自朔武進犯，蓋

早有腹案也。

由此以觀宋之得燕何異飲酖止渴。有識之士固引以為憂。東都事略一二五

于時議者以六州之地，無險阻可守，不曾分立界至。歲輸之物，僅萬里不能一時至，天下之禍，自此起矣。

卽良嗣何嘗不知後患之堪憂，或為姦利徼行邀功，明知故犯耳。會編十六引北征紀實。

時復有語謂使中國修理三二年間卻取之。趙良嗣私謂人曰「只可保三年耳。」時……上下皆知之，不能忠告也。

乙 外弛內張局勢下宋之宴安玩敵

宋竭天下之財力僅購得燕京四州，(涿易自降於宋)苟知居安思危，念亂自保，則內修守備，外不失事，亡羊補牢，猶未為晚。而不此之圖，惟知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稱賀曲赦，自以為得。徽宗一朝之政治，可謂壞極。以言吏治則名器濫授，異端競進。以言措施則工役紛興，徒耗財用，因之四海鼎沸，民不聊生，已具危亡之徵。方臘之亂，其先兆也。至是，外弛內張之局中，內亂更因外患而愈熾。蓋王黼為經營燕山，始作免夫之令，「謂燕山之役天下應出夫調，今但令出免夫錢而已。」「乃令稅一千者輸一萬。……稍愆期者卽以乏軍興論。」於是盜賊大起。邊防治安，亦受影響。而番漢雜居糾紛易滋。粃政之行於燕，尤為隱憂。會編二十四引陷燕錄。

授田之事內則屋業，外則土田，悉給常勝軍。……而常勝軍所至豪橫，四隣不能安居。

別有鹽法亦擾民甚烈。燕人怨宋之心遂日甚，而為金所利用矣。

先是，宋以不知防微杜漸，示人虛實，已早致強敵生心。宋史四七〇王黼傳：

始遼使至，率迂其驛程，燕館不示以華侈。及黼務於欲速，令女眞使以七日自燕至都。張宴其居，……以誇富盛。

金使往返旣繁，中原形勢漸為所悉。至是又見宋醉生夢死，已具取侮之道，乃秣馬厲兵，待時而動，會有興兵口實，金遂藉端啓釁而於外交攻勢下掩諱其軍事侵略焉。

丙 金興師問罪之口實

金責宋之事載於歷次檄書牒文者有二：

(1)為宋違約招降張覺及納逋回本土之燕人。張覺割據平州，為金肘腋之患，已勢在必除。宣和五年五月燕民東徙時，覺又責燕京遼相左企弓等四人之罪而殺之，復稱保大三年。於是益招金之忌恨。

覺兵力有限，自欲外藉宋援，遣人往燕山說王安中，安中具奏於朝，願任招降之責。徽宗初因覺之態度曖昧，嘗令詹度愼重羈縻，以免輕失金歡。會編十七記其御筆有「坐觀其變，以為後圖」之言，所見甚是。及覺再遣使來後，御筆仍以「覺固嘗臣服金國」在我不當首違信誓。且秋高馬肥，「女眞師歸，正是得志之時，……正合坐觀其變。」「然聞覺欲通韓慶民結連四軍併力窺燕，……理當速示羈縻，……許之世襲。……」由此以觀，徽宗首鼠兩端，終於受惑，不聽良嗣之諫，而密令誘覺內

附，覺始決意來降焉。

按宣和五年金宋兩國所訂誓書中有「盜賊逃亡無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間諜誘擾邊人」等之規定。宋既明知故犯，正予金以啓釁之藉口。會編十八引北征紀實：

金人……初未敢有意窺中原，及覺遣其輔重儀物，且得中原與覺詔命等，始怨背違盟，因生不還志。

宋因金破平州後力索張覺，又縊之而函其首送金，燕之降將及常勝軍自是離心解體，而金仍不甘心，終用索回逃返本土之燕人戶口一事爲興兵之辭焉。

（2）爲宋歲幣愆期之失信。大金弔伐錄一載有天會三年（宣和七年）十一月金責宋之檄書中云「所有朝貢又多愆期。」會編二十九載有靖康元年正月八日甲戌金之牒文亦云「歲交金帛並不如期」。考天會四年宋之國書中嘗引此事爲咎，可見確有愆期之事。又據會編二十四引陷燕錄所記，則銀絹之質遠不逮前，亦大使金人懷忿也。

以上二事在宋理屈，在金則振振有詞。金史七十四宗翰傳。

斡魯奏宋不遣歲幣戶口事，且將渝盟，不可不備。……闍母再奏宋有敗盟狀。

此外宋失信不給已許借糧一事，金雖於正式責宋文書中未歷舉及，實亦啓兵釁之一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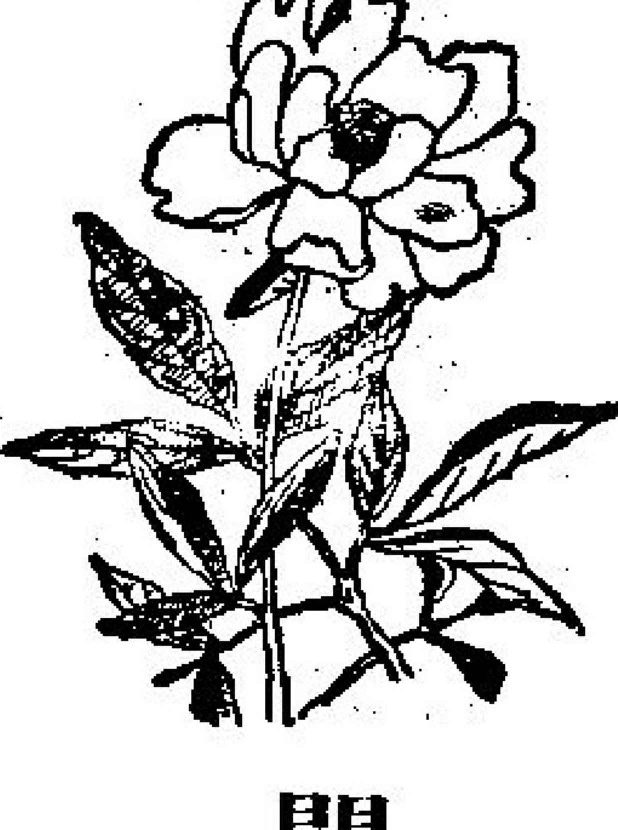
蓋金之借廿萬石糧固出於藉端要挾，然宋方既有良嗣之口許，且有明令河北河東兩路宣撫司「於七月一日節次差致前去」之交割國書，理當踐諾。會是年六月阿骨打卒，尼瑪哈暫歸本國，宋乃延宕未行。宣和六年三月斡喇布遣使來索，譚稹不與並否認良嗣口許之事。金「由是怒，及舉兵亦以爲辭云。」

丁　金決意入寇之促成原因

金之所以一度出關及遲遲未即南侵者，以其東南有張覺之忌，西北又畏天祚或乘其後故也。張覺既除，乃僅以力不能入陰夾山捕天祚爲憾。會宣和六年八月童貫密約天祚出降，金遂佯爲不知，俟其出後舉兵襲之，果敗遼兵。天祚途窮，乃降於金。於是金無後顧之憂，其入寇之心乃愈亟。

燕人之遷徙固出於金之嫁禍於宋，然宋之苛政使燕人生活陷於水火。先是張覺邀回燕人時，所謂職官富戶又悉南奔，而田業已失，流離困躓，人心益怨。宋廷因無以處，乃分遣諸州贍之。其中嘗爲職官者，依等第補之。於是幷代河朔之間，山川險易，州郡虛實，盡爲所知。此曹復因換官之法累年不得一仕，往往重返金國，將京師事體宋方動靜一一報之劉彥宗等。

金初藉名索回燕人「終歲之間，使者四至，而意在探軍數多寡，倉庫虛實，並密齎文字到燕中招諭遼國文武官。」復不斷遣使來宋，往來河朔，窺伺道路。會宣和七年七月常勝軍及義勝軍各有一部叛宋奔金。由是劉彥宗輩得力勸尼瑪哈謂「南朝可圖，仍不必以衆，因糧就兵可也。」尼瑪哈乃始決意舉兵，先自雲中入侵，宋室乃陷於糜爛之局。



闢歷史上之祥瑞說

許同莘

物理皆有所以然之故，無所謂祥瑞也。爲祥瑞之說者，大率皆古人貢諛獻媚之詞，驟觀之雖若可異，一經考證，其妄立見。茲姑舉數事言之：

古人以河清爲瑞，然河清幷不可竢也。歲庚午，天氣嚴寒，閱報，言山西石樓縣黃河清者三見，上下二十里間，水清見底。余疑天寒河凍之故，河凍則水流必緩，其流停蓄，水靜河澄，事或有之。因檢史志，則漢桓帝延熹八年四月濟北水清，九年四月濟陰東郡北平原河水清，後齊元年四月，河水清，宋太平興國四月八日，黎陽河水清，端拱元年二月，澶濮二州河清二百餘里，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陝西河清，十二月，河再清。大觀元年八月，乾寧軍河清，二十年十二月，陝西河清，同州河清及百里。自是迄政和宣和，諸路數奏河清。金衞紹王大安元年，徐沛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元至正二十年十一月，原武榮澤二縣河清三日，二十年十一月，孟津至垣曲二百里，河清七日，新安縣亦如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明年春冰泮始如故。魏史靈徵志無河清，唐書明史皆不記河清之瑞。自漢建元，史書河清凡十有三，而在冬春之間者七。此僅就史志言之。石州以十二月河清，至明年春冰泮始復其故，則河清因嚴寒所致，已有確證。其四月河清者，疑史臣據奏到之日書之。延熹後齊，政事濁亂，諸路陳報，略有後時。若徐沛間，河清二年，必上游偶有壅滯，流緩而沙少，其水微清，非澄澈無滓也。長江之水，冬時亦視夏秋爲清，以上游雨少，衝刷之力弱，其理相同。惟八月河清，理不可解。又，北齊書武成紀，河清元年四月，靑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俱清。隋書煬帝紀，大業三年正月，武陽郡上言，河水清。北齊書之河清，疑月日有誤。又豫河續志載田文鏡河清頌，雍正四年十二月初九日，河自陝州以下，東至虞城，澄清一千餘里，至十六十七等日，向大清河與湖淀無異，五年正月初六日以後，尙爾澄澈。又郃陽縣志，雍正二年十一月八日，黃河自韓城郃陽至潼關，水漸清，至二年十月初六日，清澈異常。此皆在十二月正月間，尤明證矣。凡冬寒則多雪，有年豐之兆，故史以爲瑞應。然嚴寒之歲，每每有之，其不言河清者，或水清而入不知，官不具報耳。

甘露非祥瑞也。漁隱叢話，熙寧六年冬，建昌軍甘露降於進士徐上

交別業松上，濃潤如酒，其味香，上交以松枝獻於太守張子可，時有野人賣藥於市，語人曰，吾嘗客華陰縣，民亦有以甘露降告縣者。有道人笑曰：譬如人身，精液流通，均布六七十年中，若其壽短促，則涌溢於未死之前矣。此木蓋將槁故耳。明春，此松必不復榮，如其言果驗。然則非露有甘味，乃松脂得露而香氣透出也。木理中虛，露氣得而乘之，何瑞之有。以此推之，凡物所不恒有，而偶然一見者，皆當作如是觀。竹之開花，甘羅樹之開花而結香蕉，其後必死，皆同一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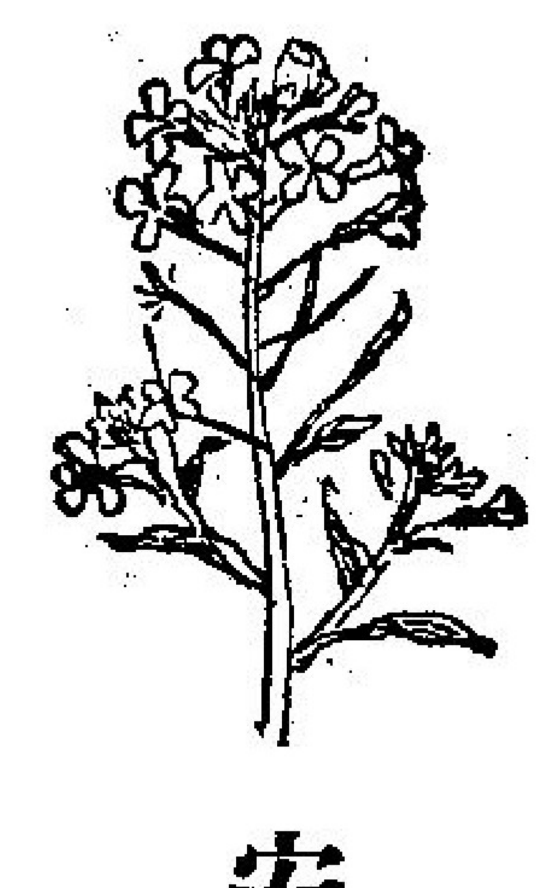
謂聖賢豪傑生死有異於人，此妄語也。松江錢鑄九工繪事，嘗至余家，其夫人分娩期近，値大雷雨，兒在腹中驚而轉側，遂產一男，余爲名之曰震生。瞿文愼長子名君篤，病傷寒甚劇，一夜疾風甚雨，奄然而化。觀此二事，則史言名世之人，其生卒有風雷之異，皆此類耳。月令，仲春之月，日夜分，雷乃發聲，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感雷電而生子，古人不以爲祥，而以爲戒。

後漢書光武紀，中元元年，京師醴泉涌出，飲之者固疾皆愈，惟眇蹇者不瘳。此溫泉也，今汝州有湯泉，即其地。

世界人民半數饑饉中

聯合國爲兒童呼籲國際諮詢委員會主席鮑爾斯於本年十月二十三日聲稱「全世界人民約有半數——十一萬萬人——現均迫近饑饉線，其中百分之四十爲十五歲以下兒童。四萬六千二百萬兒童需要援助，迫切至極，吾人縱盡最大努力，仍有大批兒童頗少倖存之望。聯合國爲兒童呼籲由各國分別設立之委員會協助，依照捐輸一日所得之原則進行，得款彙交聯合國國際兒童急賑基金，該基金已在十三個國家工作，以最低限量之食品供應兒童。

「迫近饑饉線之四萬六千二百萬名兒童中，約有一萬二千五百萬名非現代運輸所能與之接觸，縱有食物，亦無法供應彼等。尙餘三萬七千七百萬名，如有食物及藥品等，即可在此危急時期加以援助。迫近饑饉線之兒童，歐洲方面約六千萬名，遠東方面約一萬四千萬名，估計僅歐洲方面兒童患肺癆者已達四百五十萬名」。



安特烈紀德 (André Gide)

王銳

——本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

安特烈·紀德的聲譽已遍佈世界各國，今年他已經七十八歲。為紀念他對於文學與思想的貢獻，本年六月間，牛津大學特畀予文學博士學位。又據倫敦十一月十三日廣播，本年諾貝爾文學獎金，決定授與安特·烈紀德，因其作品之題材深刻，藝術完美。本文略述紀德思想及著述以資介紹。

一

當紀德的自傳於一九二五年問世的時候，法國文壇引用一句格言「自然憎厭空虛」(La Nature a horreur du vide) 中傷紀德道：「自然憎厭紀德。」紀德在法國忍受這種冷嘲熱諷約有三十餘年，如今他已七十八歲，終於看到那些惡意中傷的批評家中也有不少不得不承認他是當今法國最偉大的作家。如今關於紀德的評述作品，比他自己所寫的著作還要多。他的天才具有濃烈的法蘭西精神；就風格說，他可以睥睨當世而無愧，所以一經翻譯，每易失了他的神韻。

除了極少的例外，紀德常藉神話、譬喻及自述的體裁表現他的激動觀念——這種種體裁使內容艱深到難於理解的地步。他曾宣稱：「我請求你切勿以為我是很快地就可以了解的，我寫出來的作品必須一再低徊。我的價值就存在於我的錯綜紛紜的思想之中。」紀德小說世界中的人物是不容易引起讀者同情的，他們或者是性情乖張令人討厭的漢子；或者是狂熱的宗教信仰者；或者是假仁假義的牧師；或者是陷在愚蠢與自大泥沼中的法蘭西寓公；此外還有不學無術的知識分子，頹廢的登徒子與陷入法網的年青人。這種人物經他內心思考所得的結果，在我們看起來幾乎難於忍受。簡單地說，紀德創造的人物給我們的印象並不愉快，那末紀德的偉大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可以說，紀德的作品在你面前展開一條道路，他總盡最大可能引你走到靈魂探險的境界：他畢生所探索的生命，雖異乎尋常，但幷非不可理解，就價值上說，既非道聽途說，也不虛偽造作。就處理方法上說，他不描寫外在世界的形形色色，而致力於人生內心真實的根究。紀德曾研究近代法國文化，他目擊到法國人的生活無處不受傳統禮數的約束，使他不勝驚訝，形成外在世界的個體，在他看起來，是向一個共

通性發展的，這共通性的特點，借紀德自己的詞藻說，就是「假仁假義」，假如我們的本心，能夠否定虛僞，不受它的薰陶，那末我們的人格能夠到達至善之境。

二

在紀德看起來，人類知道自己的第一步，就是對於人類的善惡，是非，美醜，均應有正視的勇氣。紀德人生觀的中心思想就認爲人類奮鬬的歷程中，失敗是不可避免的一種成分。但是探險家的失敗，比那些無勇氣追求自由的頹廢人，總要進步得多。

紀德並不把失敗看成悲劇，而看成一齣戲，它沒有理由叫我們消沈失望；反過來，它卻激勵我們向更充實的生命追求，因爲失敗本身具有積極的道德意義。

這樣看起來，所謂經驗，就是失敗的唯一報酬。這一個肯定的結論，使紀德從赫胥黎的超絕論（即認爲本體之原理應由思想歷程的研究而發見的學說——筆者註）從莎爾特勒虛無主義的深淵，從宗教及黨派教條崇拜中解救出來。使紀德成爲近代舉世稀有小說家，哲學家。他的失敗觀從現實世界胚胎，是針對這個世界而發的卓絕之論。

紀德的積極思想也振奮人們作無止境的探究。他說：「行動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我不希望我是生成這樣的今日之我，必與昨日之我宣戰……追求上帝的唯一法門，就是要知道上帝。」人類自救之道惟超

脫，精神是賴——背於思想，人才，所有物，不能凝固不化，也不能耽然執着。無論何時，要是發現他朋友頑固而偏執的話，紀德一定立刻就跟他斷絕往來。自青年時期與象徵主義脫離關係以後，就從沒有加入任何文藝宗派，墨守一個宗派的主義。他對達達主義以至俄國的陀思退埃夫司基，都懷着同情眼光看他們。但是他一生中有一個時期是接近政治的。他對聖經中的共產主義發生興趣，但克林姆宮及其法國的同黨立刻對他評斥。他引用耶蘇所說的話，一個敬奉上帝的人，「被福音所熒惑了，」來回敬評斥他的共產黨徒。

紀德的倫理觀是極端個人主義的，在他的自傳中有這樣的話：「我只認爲個人道德是重要的，而它有時卻顯得與宗教的誡律是抵觸的。人生種種努力必須依從一個規律，在我看起來是一種殘酷的行爲。」在一頁未印行的原稿中，紀德又說：「我的嚴格的清教徒教育使我在普通法則以外，還看到一些比無政府主義還要高明得多的教育方法。要超越虛僞，發現純真的人格是不容易的事，這樣，我就認爲從生活規律中時時發現新的意義，以最大的熱誠進行我們的工作，就需要決心毅力與聰明，而這些全存在於我的意志之中。當我做事決定不依賴道德的時候，我就從不道貌岸然，兢兢將事——換句話說，道德必須從本心自然流露。而我認爲動機與行爲的誠懇，只有從不斷的努力才能涵養而成，終使人們具有莊嚴的德性，並引起他人的重視。」同時他認爲「樂園是唯有在一再改進之中，才令人生新穎之感」他自命爲

一個「探險人」。紀德顯然是從動的道德觀取精攝華形成其中心思想。紀德的英雄，就是在坎坷多難的環境中，不與集權妥協，不向壓迫者叩頭，爭取自由而不惜犧牲自己的人物。不道德的密契爾，可說是個與紀德性情相同的人物。貝爾那，「僞造紙幣人」的主人翁，也是個離經叛道的人。拉彿卡地烏，是個流浪飄泊的不法之徒。紀德的英雄有時也許令人憎厭，但要是他能及早覺醒，他仍有其社會的功能。他素來以身作則，抗叛這個社會——他是個不可壓服的探險家。

三

紀德個人的事業在文學，友誼，婚姻，及在思想探究上所表現的，在他的自傳「如果穀粒不死亡中」已寫得明明白白。這本書係一九二六年完成的。還有五卷日記，寫一八八九至一九四二年這個時期內紀德與文人的交遊，半世紀來歐洲重要藝術家幾臚列無遺。這本書寫來如行雲流水，可說是一部藝術批評的撮要，範圍之廣，興趣之濃，觀察之深，較聖布孚的批評，有過之而無不及。凡主要藝術運動從印象主義到超現實主義，均加評述論及作家從荷馬到威廉福爾克內，約二百餘人。

對於法國古典文學，他幾以宗教一般的熱情，深切愛好，他對於外國文學有極高的造詣。他雖然到四十歲時才學習英文，他翻譯莎士比亞，白萊克，康雷特的作品，在法文譯品中可說首屈一指。他的「哈姆雷特」一劇譯本，在巴黎批評界與劇壇曾風行一時，前此他人譯本在法國從未引起注意。

從法國人的觀點闡述尼采哲學及陀思退埃夫司基的藝術，紀德也較任何人努力；他並且從新斷定哥德的壯美，說明惠特曼的偉大，指明偉大俄國作家及英國作家在小說創作上的卓越傑出。英國作家中他傾倒的是史威孚特，狄福，李却爾孫，費爾定，迭更司，與梅爾維勒。

紀德日記另有一點値得注意者，即他對於放浪人物中堅苦善良本性的探索，此點法國思想家甚爲重視，而紀德更認爲是一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對於人物分析，具有精神分析學家的才能，其忠實淋漓，較史湯達的「享利白呂拉」及盧梭膾炙人口的名著「懺悔錄」，有過之而無不及。

紀德曾說：「在我的性格中存在着南轅北轍的成分。」我們不妨說是異教徒與清教徒，聖·法郎西斯與尼采，天使與魔鬼，溫柔與色情的混合體。其實紀德先天的遺傳便有不調和的二元因素。「我生來是兩個不同的種，不同的省，不同的信仰的產物，這難道是我的過失嗎？」他的父親是個法律教授，家庭貧困，信奉基督教新教，生長在山巒起伏的蘭格都省。母親隆德人，屬諾曼底省，家庭富有，信的雖也是基督教新教，但淵源於天主教。紀德幼年受法國清教卡爾文宗派嚴格訓練。他熱切研習聖經，並讀希臘神話，天方夜譚，東方世界的異域情調，使他深深迷惑神往。

紀德的外貌，很奇怪正也顯示他性格上的二元傾向他的黑色斗

縫上有翻轉的硬領，闊邊黑帽，其緣下垂及耳，外貌上看他是個穿着教服的梅菲斯篤孚勒斯（歌德浮士德中的博士），瘦長的身材，背脊微彎，額寬而高，禿頂的頭，使他蛋形的臉具有魔鬼似的神情；說話有學者的嚴肅氣，嘴唇寬薄，有悲劇味，這些特點，使他成爲一個知識份子。但是他輕快的步態，高髗骨上瘦削而曬黑的膚色，與七十歲猶攀登高山的探險家截然不同。灰藍的眼色，有點顯得不安定，但是十分自負，十分年青，也很奇怪地有魅人的味兒。

現在紀德是個退休的人了，在囂鬧場所，他總覺得有點踟躕不安。他常喜歡談論其他一切作家——而他寫的總不外是他自己。

五

紀德十八歲時寫成他的處女作安特烈華爾德行述，係一敏感自省青年的懺悔錄，像紀德一樣——他愛他的堂妹恩莊呂愛，但他同時卻讚美貞操。紀德使他的主人公內心衝突到幾至自戕，終於不得不想出一個出奔的結局，來解決他自己的問題。

一八九三年十月他偕友到北非去。阿刺伯世界在紀德看來是個地球上的樂園。異地的風光雲影使他從清教主義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正像哥德首次見到意大利一樣，紀德嘆道：「我終於發現我自己了」

紀德的第二部重要作品是仿白雷克體裁寫的一本散文詩，書名叫「地的養育」。

有若干批評家認爲「忘恩背義」是紀德的傑作，這是「養育」一書中所顯示的自由快樂主義應用到人生的自然歸趨。考古學者密琪爾在北非度蜜月，罹肺病甚烈，痊愈的時候，喜不自勝，過去種種，如痛苦與恩惠，全置腦後。不料他的妻子瑪色林娜忽染此疾。但是密琪爾性慾衝動時仍以她爲發洩對象。一天早晨豪遊歸來，發現瑪色林娜已經奄奄一息——這一節描寫，係紀德作品中最冷酷無情的。忘恩負義者於此獲得了自由的酬報，於此他才知道絕對自由的危險性。密琪爾終於說：「想了解如何放縱自己，終將一敗塗地。在自由中如何修身處世，是應該奮勉學習的。」

「忘恩負義」作爲「養育」的續篇，寓有痛苦與失敗的含義。「浪子回頭」在旅德火車中構思，於半月內寫成。紀德在這本書中以堅忍主義及創造自由之意，將「忘恩負義」有疑問的結局，作了一個正式的解答。這個一再觸及的主題，經紀德一生千錘百鍊的結果，後來又應用到他另兩部小說傑構中去。

拉佛卡地烏奇遇記，是部富於思想的小說，就其讀之令人愉快一點說，堪與艾佛蘭伍芙的遊戲文章媲美。寫一羣騙子以拯救教王爲名，向虔誠的天主教徒詐取大宗錢財，實際被秘密互助團員們所刼持的教王，卻是個假教王。紀德藉這個騙局，寫花花世界的詭譎虛僞，成爲一篇無上的諷刺妙文。在小說中，紀德刻劃四個主要人物勾心鬥角的經

過，終至失敗潛逃。

於此紀德認爲他的具有危險性的思想，決不能聽好享樂的尋常人任意援引，他說：「自由不能以責任感約束時，它具有恐怖性了。」

五十五歲時出版的「僞造紙幣人」，是紀德最後的一部小說，一般公認爲紀德最重要的作品。藉這部小說，他把巴黎中上社會的橫斷面描寫了出來，主人公貝那爾像紀德一樣是個爭取自由的青年。還寫一個像紀德一樣的小說家愛都華。這本書使紀德成爲以最經濟卓絕手法創造人物形象的現代小說名家。

再後十年紀德漫遊世界各地。在日記中他寫着當他的「田園交響曲」風行文壇的時候，一個管家婦曾仰攀他極口稱讚道：「老爺、你的未完成的交響曲，寫得多麼可愛，眞使我沒有法子說出來啊。」在海濱浴場，他遇到一些文人，嘖嘖讚歎他的回憶錄寫得何等雋永蘊藉。

到剛果旅行時，他目睹法國殖民地刑法的殘酷野蠻，喚醒了他內心的政治意識。於是克林姆宮請他到蘇聯去遊歷。他寫的「從蘇聯歸來」，雖對蘇聯人民生活加以讚揚，但使他震驚，使他譴責的事未始沒有，他說在蘇聯沒有思想與言論的自由。

自此以後，他總不願使自己糾纏進政治紛爭中去。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在自由法國卜居一時，隨後又渡海到北非洲。他除了在一次訪問記中答復十六個問題外，一直保留着沉默。在這個訪問中，所談者係法文作法，哥哥的劇場及其他文學問題。對於維琪政府的失敗主義，也加以嚴詞評擊。都尼西亞解放以後，他又表示願意置身政治以外，他說他只顧意對自己忠實，也就是說對藝術忠實，從這個角度看紀德作品是最正確的。

紀德做到對自己忠實，做到置身事外，確可當之而無愧。一百年來靜的哲學要求個體靈魂的覺醒，政黨路線儘管蔑視個性，官僚主義儘管剝奪自由，他則並不與之妥協，他可以說是個孤獨的叛徒。

諾貝爾獎金

諾貝爾（Alfred Bernhard Nobel）爲瑞典化學家及工程家，於一八九六年逝世，遺囑中規定每年選定對物理、化學、生理學或醫藥、最有貢獻者，創作文藝具有理想主義傾向者，及對世界和平有貢獻者，授予獎金。獎金數額以基金利息變動稍有上落，約在八千鎊左右。物理與化學獎學金由瑞典科學院決定人選；生理學或醫藥獎金由瑞京喀羅林醫學研究院決定；文學獎金由瑞典研究院決定；和平獎金則由諾威國議會成立五人委員會決定人選。去年度之文學獎金得者爲瑞士之赫玆（Hermann Hesse）。

現代史料

全國舉行國大代表選舉

中華民國憲法於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國民大會通過，並由國民政府於本年元旦公布。政府尋又根據國民大會所訂憲法實施準備程序之規定，於憲法公布三個月內，陸續制定並明令公布國民大會組織法，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罷免法，及總統副總統立法監察委員選舉罷免法與五院組織法。國民大會代表依法應於有關選舉法公布後六個月內選舉。

十一月二十一日全國四十七省市（綏靖區除外）及蒙古盟旗西藏之選區與國內各職業團體，正式舉行票選國大代表。二十三日選舉順利完成，為數約二千五百人之國民大會代表，將於十日內揭曉公告。國民大會之舉行，並由政府積極準備。

聯合國成立小型聯大

聯合國第二屆大會於九月十六日在紐約舉行，二十六日美國提出設立由五十五國代表組成和平及安全臨時常務委員會的具體計劃。十月十六日大會政委會以三十八票對〇票通過將美國方案交付起草小組會研究，並選舉中、美、英、法、奧、加、印、荷、挪、墨、阿根廷、波利維亞、黎伯嫩、蘇聯、捷克為小組委員，但蘇聯對美國提案始終採取反對立場，故與捷克同時立即表示拒絕參加。

小組委員會於十一月三日草成臨時章程，主張在前屆及下屆聯合國大會之間，設立五十七國委員會經常考慮國際問題。六日聯大政治委員會以四十三票對六票（另六票棄權）通過設立小型聯大。蘇聯代表維辛斯基稱此舉違背聯合國憲章精神，反之美國代表杜爾斯稱此舉將為『聯合國自舊金山會議以來最重要之發展。』十一月十三日聯合國舉行大會，不顧蘇聯集團行將抵制之再三

警告，以四十一國對六國之多數（另六國棄權）通過美國建議，成立經年集會之『小型聯大。』現小型聯大定明年一月舉行第一次會議，惟蘇聯、烏克蘭、白俄羅斯、波蘭、捷克及南斯拉夫六國均已宣布，不擬參加。

聯大政委會又於十九日又不顧蘇聯各國之反對，通過美國提議，將否決權問題付新成立之小型聯大研究，以研究結果報告下屆大會常會。二十一日並經全體大會通過。

聯合國大會下屆會議，於十一月十五日經大會議決在歐洲舉行，開會之城市，尚待特別九人委員會決定。

美國舉行特別議會

美國國務卿馬歇爾於六月五日表示美國準備援歐，九月二十二日歐洲十六國合作委員會完成報告，估計今後四年內歐洲需要援助二二四億四千萬元，內希望國際銀行貸款三一億一千萬元，由美國援助一九三億三千萬元。美國爲審查此項數字，曾成立由哈立曼主持的委員會，與歐洲各國專家詳細研究，經一月之久於十一月八日向總統提出長達十三萬字之報告，主張第一年先撥款五七億五千萬元，內三十餘億爲毋須償還之贈款，以後四年中援歐經費總數當在一二〇至一七〇億之間。此外並建議成立新機構，專負管理援歐之責。十月國務卿馬歇爾向參衆兩院外交委員會聯席會議提出援助歐洲復興計劃，要求在明年三月底前撥付緊急援歐經費五九七百萬元，長期援歐之經費約在一六〇至二〇〇億元之間。

十一月十七日，美國國會舉行有史以來第二十六次特別會議，杜魯門總統出席致詞，就援歐及防止國內通貨膨脹兩連帶問題，闡明政府態度。渠力主以五億九千七百萬美元，作爲對義、法、奧三國之緊急援助，並爲防止對美國國內之經濟局勢起見，特提出十項基本措置：（一）凡國內缺乏而足以影響人民生活之消費品，應實施配給；（二）凡國內缺乏而足以影響人民生活之生產品，應規定限價，並爲實行規定限價起見，應對工資作適當限制（三）加強房金管制；（四）統制稀少而對生活有密切關係之物資；（五）投機性商品交易應予管制；（六）限制銀行放款；（七）加強出口管制；（八）繼續管制運輸工具及配備之分配；（九）限制以穀類飼養家畜家禽，俾使穀類用以更切實之需要；（十）授權農業部草擬計劃，俾鼓勵人民儲藏食物，並設法增加國外之生產。十九日參院外委會批准緊急援助法、意、奧三國冬季賑款總額五九七百萬元。二十五日衆院外委會通過臨時援助法案五四九百萬元（內臨時援華六千萬元），較國務院五九七百萬元原案核減四八百萬元，現準備於十二月一日向國會提出。目前特別議會討論的重心，似乎偏重國內的通貨膨脹問題，關於長期援歐計劃，在原則上民主共和兩黨固同樣

擁護，但援助的範圍時限和條件，恐仍將有激烈的爭執；而且因為下屆總統競選即將開始，兩黨都在俟機而動，使整個問題更為微妙。

法國內閣改組

法國戴高樂將軍的「法國人民團結運動」在市議會選舉中獲得百分之四十選票以後（十月十九日），使本已陰雲密布的法國政局，更為動盪不安。十月二十七日戴高樂公開宣言，要求解散國會，重行普選。翌日共產黨即在巴黎舉行示威表示抗議。賴馬迪內閣於三十日向國民議會特別會議要求表示對聯合政府之信任問題。結果內閣以三百八十票對三百票的多數獲得議會的信任。十一月初旬，國內工潮在由共產黨支持的全國總工會指導之下，規模漸大，性質日趨嚴重。十一月十三日總工會通過決議，號召全國工人，採取聯合行動，增加工資，同時法內閣亦決定採取嚴峻步驟，對付各地暴動。

為緩和此種左右夾攻之嚴重局勢，中間派曾有組織中間內閣之企圖。十一月十六日戰時內閣總理雷諾(Reynaud)宣布曾與賴瑪迪討論組織中間政府之可能。翌日雷諾並與社會黨領袖勃魯姆進行會商。十九日總統官邸公布賴瑪迪內閣全體辭職，由勃魯姆組織新內閣，同時全國罷工工人超過五十萬人，而政府則加強軍隊實力，準備阻遏工潮。但二十一日夜國民議會以九票之差未能以法定多數核准勃魯姆組閣之任命，於是總統又轉而任命財政部長人民共和黨之舒曼（Robert Schuman）組織新閣。

國民議會於二十二日以四一二對一八四票多數通過信任舒曼組閣案，新閣於二十四日公布人選名單：內閣總理舒曼（人民共和黨），外交部長皮杜爾（Georges Bidault，人民共和黨），內政部長莫契（Jules Moch，社會黨），司法部長馬利（Andre Marie 急進社會黨）軍政部長戴剛（Henry Teitgen 人民共和黨）社會及勞工部長梅友（Daniel Mayer 社會黨），海外部長弗洛勒（Paul Coste-Floret 人民共和黨）工務部長畢奈歐（Chistain Pineau 社會黨）經濟及財政部長梅雅（Rene Mayer 急進社會黨），教育部長奈奇倫（Marcel Maegelen 社會黨）建設部長郭第（Rene Coty 獨立共和黨，）參戰軍人部長密德朗（Francois Mitterand 急進社會黨）工商部長賴葛斯德（Robert Lacoste 社會黨），農業部長弗利林（Pierre Pflimlin 人民共和黨）衛生部長夏普斯（Madam Painso-Chapius 人民共和黨）新閣最重要的問題即為解決工潮。至二十五日止全國罷工工人已達一百二十萬人。

時事日誌

自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止

民國三十六年十月二十五日

⊙中緬互換大使。

⊙聯合國政治委員會否決蘇聯譴責戰販提案。

十月二十六日

⊙長江開始由海軍護航。

⊙伊剌克英軍全部撤退。

十月二十七日

⊙蔣主席飛潯登牯。

⊙中美救濟協定簽字。

⊙政府宣布民主同盟為非法組織。

⊙聯合國政委會通過決議，譴責各國任何方式宣傳戰爭。

⊙英政府向下院提出緬甸獨立法案。

十月二十八日

⊙行政院長張羣發表巡視臺灣觀感。

十月二十九日

⊙日內瓦國際貿易談判完成，二十三國締結多邊協定。

⊙英國下議院通過對政府信任案。

⊙丹麥大選揭曉，農民黨占最優勢。

十月三十日

⊙聯合國政委會通過美國建議，派遣臨委會赴朝鮮監督選舉。

⊙法國民議會通過信任政府案。

十月三十一日

⊙國務會議否決召開臨時國大案。

⊙英義談判結束，宣布兩國即將談判通商航海新約。

十一月一日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決議，要求荷印雙方協議停戰。

⊙英國市鎮選舉保守黨獲得首位。

十一月二日

⊙蔣主席由牯返京。

十一月三日

⊙聯合國大會通過譴責危害和平之宣傳。

⊙逃出國境之波蘭農民黨領袖米柯拉哲克飛抵倫敦。

⊙克什米爾境內印軍開始反攻。

十一月四日

⊙美國務院宣布濟華糧食月底起運來滬。

十一月五日

⊙中國民主同盟宣告解散。

⊙聯大政委會決議在明年三月一日前朝鮮在聯合國監督之下舉行選舉。

十一月六日

⊙聯合國政委會通過設立小型聯大。

⊙四國外長代表會議在倫敦舉行。

⊙蘇聯莫洛托夫演說，原子彈已無祕密。

十一月七日

⊙羅馬尼亞內閣局部改組。

十一月八日

⊙聯大政委會中我代表顧維鈞重申反對外蒙入會立場。

⊙四國外長代表會議中，蘇聯反對我國參加召開對德和會。

⊙美國對外援助委員會提出馬歇爾援歐復興計劃研究報告。

十一月九日

⊙暹羅發生政變。

⊙荷蘭與印尼代表作首次非正式會談。

十一月十日

⊙我外交部關於召集對德和會問題，申明必須參加立場。

⊙國民黨青年黨國大代表候選人名單公布。

⊙美國務卿馬歇爾在兩院外委會提出援歐計劃，宣布經濟援華。

⊙英下議院通過削減上院權力。

⊙希臘政府下令進攻游擊隊。

十一月十一日

⊙湘、鄂、豫、皖、贛、蘇六省舉行聯防淸剿會議。

⊙暹羅新閣組成。

十一月十二日

⊙河北石門爲共軍陷落。

⊙美國務卿馬歇爾在記者招待會宣稱，希望我國政府擴大基礎。

十一月十三日

⊙聯合國大會通過推舉烏克蘭爲安理會理事。

⊙聯合國大會通過設立小型大會。

十一月十四日

⊙聯合國大會通過派遣韓境調查團。

⊙荷印在巴達維亞談判停戰。

十一月十五日

⊙立法院批准中荷航空協定。

⊙中國民主社會黨提出國代候選人名單。

⊙法政府搜查解散巴黎蘇僑遣送所。

十一月十六日

⊙巴基斯坦聲明建議將喀什米爾印回之爭提交聯合國處理。

十一月十七日

⊙我國向美、英、蘇建議召開對日和約預備會議。

⊙美國會舉行特別會議。

⊙蘇聯爲法國搜查在巴黎之遣僑所，提出抗議。

十一月十八日

⊙行政院通過剿匪方案。

⊙美代表在聯大政委會建議修減否決權。

⊙北韓成立議會，起草臨時憲法。

十一月十九日

⊙聯合國大會政委會議決以修正否決案交小型聯大研究。

⊙法國賴馬迪內閣辭職，勃魯姆奉命籌組新閣。

⊙美參議院外委會批准緊急援助法意奧。

十一月二十日

⊙蘇聯爲伊朗國會否決石油協定，提出強硬抗議。

十一月二十一日

⊙全國舉行國民大會代表選舉。

⊙聯合國大會通過否決權修正問題交小型大會研究。

⊙法國民議會否決對勃魯姆組閣信任案。

十一月二十二日

⊙法國人民共和黨舒曼奉命組閣國民議會通過信任案

十一月二十三日

⊙伊朗答覆蘇聯關於取消石油談判協定之抗議。

十一月二十四日

⊙亞洲及遠東區經濟委員會在菲律賓開幕。

⊙法國舒曼內閣成立。

東方雜誌第四十三卷總目錄

中國政治

憲政、政治

國際關係

國共糾紛

國際政治

聯合國及一般國際關係

美國政治

英、法政治

蘇聯與東歐國家政治

德、奧政治

希臘、土耳其、巴爾幹政治

韓國、日本政治

印度、越南、荷印政治

巴勒士坦問題

意大利、挪威政治

國際公法與國際組織

原子能

法律

經濟、財政

政治思想

自然科學

物理、化學

天文學

社會學

社會理論、社會政策

民族、人口、華僑

農業

工業

歷史

傳記及年譜

地理

世界糧荒嚴重

聯合國糧食暨農業組織於十二月三日宣布，本年度世界糧食情況，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任何時期，同樣危急。一九四七至四八年世界米麥產量，按口計算，較諸一九三四至三八年平均產量減少百分之十三。北半球苦旱甚久，農產損失頗重。南半球尚未收刈，產量可能稍見增加。歐洲方面受惡劣氣候之打擊極重。總之，世界可供出口之餘糧，絕對不足供應缺糧地區之進口需要。故除非國際間共同保存之餘糧增加數量，缺糧地區之糧食消費量勢必縮減。